



特へ 16  
2752  
26





門 16  
號 2752  
卷 26



并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奏疏十一道

地震疏

欽差提督軍務兼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臣王世貞奏為臣萬曆三年五月初五等  
 日據湖廣布政司撫民兼分守下荆南道右叅  
 議李日強呈據均州并守禦千戶所各申稱本  
 月初二日丑正三刻地震自東北方起從西南

并州山人稿卷之一百七

世貞元美著

昭和十三年  
十一月十九日  
購求



方去連微動三次有聲無跡隨據本司照舊帶  
管兵巡下荆南道右叅政楊一魁呈據襄陽府  
申本府并所屬棗陽宜城南漳光化穀城等縣  
於本月初一日夜戌亥等時分地小震自東北  
而來正南而去至次日子丑等時復又大震自  
東北來西南去又據湖廣鄖陽府衛并鄖縣竹  
山上津保康等縣各申俱於本月初一日夜至  
五更一點寅初初刻地震自東北搖動有聲至  
西南止及據河南布政司撫民兼分守汝南道  
右叅政李廷龍呈據河南南陽府申稱本府并

新屬裕州南陽新野唐縣南召鎮平內鄉等縣  
各申報本月初二日丑時初刻忽然地震自西  
北方來房屋微動鄧州申本月初一日夜四更  
四點丑時二刻從西南角如鼓嚮一聲地震三  
下房屋微動初三日丑時三刻又忽微動至丑  
正四刻復震三下等因各到臣除通行各屬脩  
省外切念臣知識淺陋不能通於

天人之微又不曉習占候風角第聞之史李固曰地  
陰也法當安靜今乃地陰之職故動京房傳曰  
陰背陽占為災去又易飛候曰震以四月



五穀不熟人民饑今者為五月矣陽盛之極伏  
陰萌焉宜靜而動尤非所宜即今年歲順成夷  
夏收輯是天下未有災之形而

皇上脩德勤政大法小廉又未有災之實第竊覩邸  
報西虜邀求他處互市構脅松潘屬番雖跳梁  
未著而伏莽已徵至於外家之

請乞無厭少府之

賜發不已安像徵符絡繹不絕皆邇年所未有語云

勿謂涓涓其流將長在物意已窺其漸而

天心復示之徵其於房回所云蓋有不容不慮者臣

愚不勝一念慙慙伏乞

皇上篤承

仁愛益懋

敬德內而養志以

坤道寧靜為教外而飭備以陰謀險伏為虞諷孝可

以回

天節惠可以待歲至如臣等叨櫛祿餼奉職無狀者

特賜罷斥別遴材哲以充有位庶幾災患可弭

治化益新緣係地震事理為此

乞



恩表揚勲德舊臣以示激勸疏

題臣聞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有一字之褒而榮甚於華衮者謚法是也即使勲德舊臣風猷未泯澤猶在人名不泯口不出臣部外而臣不能舉私切愧之臣抵鄖陽以獲任謁故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原傑祠退而延見吏民詢文學掌故具有能言傑事者津津不啻口出也按傑成化中歷顯職為戶部左侍郎與侍郎葉盛王恕名相上下尋改左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滿九載遷右都御史陞南京兵部尚書行至南

陽而歿先是關陝川蜀荆襄饑民以數十萬計流聚山谷不能衣食遂肆虔劉先尚書白圭討之以撫勝繼左都御史項忠討之以剿勝後先俘斬凡數萬計驅逐餘衆使歸故土而隨散隨合再戢再起言者以刑侈過當上干

天和乃議用傑代忠傑採撫流民各安僑業招鄉為邑崇邑為郡增設都司衛所以彈壓之使烽燧攘矯之場進為耕桑化居之土矜戛札之俗變為矜纓禮讓之風

國家享闢土之名而黎庶知有生之樂者固傑之



功也臣又按河南太康縣故都察院左都御史  
掌院事顧佐先尹京兆尋縮銀臺公廉之譽流  
著朝野是時

章皇帝念縉紳之間簞簞不飾當

哀而歎乃以先少師楊士奇薦超長臺憲

賜以

璽書佐遂奏罷御史不法者十餘人申飭

憲綱提衡文武遂使預晞之苴望都門而遠却羊石  
之騎避北里而不前蓋百五十年而士風肅然  
臺紀益振者則佐之功也原傑遷官鞅掌以歿

顧佐滿考懸車令終勲德固宜顯褒令甲亦無  
小礙特以嗣息單弔門故寂寥無為之

請者而年歲久遠士大夫又不能尋討故乘訪問者  
碩隆慶之

典止逮

先朝遂使名哲永湮旌號長阻而碌碌尸位之臣乃  
或先之恐非所以張

國維而厲臣節也伏惟

皇上即位一詔首雪壬午死義之臣役用漕計進錄  
故尚書宋禮



錫典優備邇以御史回道考察督責臺臣振舉

憲典累百十言其在二臣必當加錄如蒙

勅下該部查果臣言不謬議將南京兵部尚書原傑

都察院左都御史顧佐考實定謚顧佐仍量贈

一官臣不勝緇衣之誠遂忘尸祝之戒無任悚

仄俟

命之至緣係乞

恩表揚勲德舊臣以示激勸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乞 賜忠臣祠額以勵士風疏

題臣據南陽府申據南陽縣知縣程遜申稱奉隆

慶六年

詔書內一款革除開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  
有死無二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

語是諸臣罪雖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遵我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地方有

司官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為建祠或即附本處

名賢忠節祠歲時以禮致祭其墳墓田裔儻有存



者厚加卹錄欽此查有本府鄧州籍兵部尚書鐵  
鉉係革除殉節名臣於明例應合祠祀又查  
得唐忠臣贈揚州大都督張巡據唐書及本省  
通志俱稱係南陽府南陽縣人原籍向未有祠  
於萬曆元年五月內具申本府轉呈提學道及  
分守汝南道轉呈撫按衙門詳允建立祠堂一  
所春秋祭祀二臣緣未請有祠額及載在祀  
典等因臣查得大明會典合祀神祇條內於  
歸德協忠廟祀故唐臣張巡許遠配以雷范姚  
賈四臣又以海寧為許遠鄉邑復建有許侯廟

竊謂國家於忠賢節烈士旌不遺遠祀不  
憚煩蓋上合

先聖大書特書之旨下誨後世從一不二之臣甚深  
且渥也張巡之守睢陽功在東南而義塞

天地死在一時而生烈萬古雖岷叟婦孺亦能加額  
誦歎不休其視許遠事同節倍在當時固已有  
定論矣遠得專祠海寧而巡獨缺祀南陽此有  
司失於討論之故也至於鐵鉉之死事比之壬  
午諸臣尤烈蓋內無削弱諸侯之首禍而外有  
保障山東之巨勲抗節踰於劉沈矢志堅於君



素用以配巡真無愧色今據該府建祠鐵鉉於  
詔例雖合而張巡尚未奉有

明旨臣愚不勝仰止一念據實 上請伏乞

勅下禮部查果無異 特賜祠額

頒降祭文一道有司春秋舉祀不絕俟纂脩

會與之日一併收入庶有以慰既往之忠魂肅將來  
之臣軌其於

聖化似亦有補緣係乞

賜忠臣祠額以勵士風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議處缺官以禪吏治疏

題臣萬曆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據鄖陽府房縣知

縣何思具狀令義男何桂抱告為乞憐殘命事

思由舉人除授前職自萬曆二年七月得患痰

火風疾一向昏沉強勉任事調治未痊目今前

疾愈加沉重實難供職望准放歸保全生命等

情到臣該臣批行鄖陽府查實申呈各守巡道

轉詳去後續據湖廣布按二司守巡下荆南道

右叅議李日強副使楊一魁會呈勘得知縣何

思委果見患風疾病勢危篤該縣人民素稱刁

悍政事壅遲不無曠廢相應准令休致等因轉



呈到臣除批行鄖陽府通判溫大通暫署印信外又據河南布按二司守巡汝南道方叅政李廷龍副使杜輅會呈稱近見邸報南陽府唐縣知縣程蒙古已經論劾改教原掌印信查委該府通判李惟熙署掌又據陝西按察司分巡關南道副使李良臣呈稱漢中府城固縣知縣傅第於萬曆三年正月初三日丁憂印信委平利縣儒學教諭張文運署掌各緣由到臣除各批行依擬外臣又查得鳳陽知縣冀野洋縣知縣鄧謀俱該前任提督撫治都御史孫應鱉論劾

西鄉縣知縣劉椿齡該臣論劾內冀野近又被旨發陝西巡撫衙門批行按察司坐贓問革各員缺俱應銓補外照得房縣知縣何思自感風痰已成痼疾神不攝魄力難從心歸計久成邑務全廢所宜准令致仕以遂生還及查房縣乃古房州地唐縣亦古唐州地俱名大邑控制要害以故各設有守禦千戶所衙門軍民雜擾彈壓為難且鄖陽七城唯房最大南陽十三州邑唯唐最衝較其積弛之因在房尤為特甚查有鄖西縣知縣朱衣資性精敏動若發矟鎮平縣



知縣翁金堂才識老成裕於游刃雖各到任未  
久俱能撻剔吏弊勤恤民隱通據道府考語以  
至人士公論咸稱有為而山邑僻靜訟賦稀簡  
頗懷不盡之歎雅非器使之宜若令就近調改  
二縣其於精采必有可觀又漢中一府為古東  
川全鎮秦蜀喉咽之地而二州十四縣令遂無  
一由甲科者或以稍隔耳目而生縱心或以前  
逼桑榆而少遠志吏翫民狎上恬下熙一遭白  
簡則各邑恒多遇有徵書則闔郡徧少即今洋  
鳳二縣知縣被論之後署印官未交代間而洋

縣有鳳翔流賊殺人鳳縣有死罪強盜越獄雖  
殺人者已遁境外越獄者旋即捕獲臣方嚴行  
究治以警將來而審其積弛之由皆是縣令非  
人所致其各縣之中若有三四甲科以提衡其  
間不唯所屬之吏治為之漸清而鄰壤之風聲  
亦知嚮慕至於地方興革事宜緩急機密道府  
一時不能不有所寄賴以廣忠益者其為裨補  
非淺臣愚伏乞

勅下吏部行令鄖陽府房縣知縣何思致仕員缺以  
本府鄖西縣知縣朱本調請南陽府唐縣缺以



本府鎮平縣知縣翁金堂調補洋鳳二縣及西  
鄉城固鄖西鎮平各縣缺重於新選進士內取  
補度幾墨綬小吏咸懷自清之忱黔首遐陬與  
沾不遺之澤地方幸甚臣亦幸甚緣俾議處缺  
官以裨吏治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議處添兵減餉事宜以固江防疏

題臣看得荊州府濱臨大江盜賊不時出沒該府  
水陸兵力單弱巡邏亦欠嚴整當行分巡上荆  
南道嚴行府衛州縣掌印巡捕巡司等官整棚  
兵馬固守城池禁防盜賊嚴謹庫獄仍將見在

兵力應否增添要呈去處應否設備詳議回報  
去後續據該道副使徐栢呈稱先年荊州右衛  
置造巡江哨船四隻大哨中軍船一隻撥該衛  
軍餘五十名每船分布十名整備器械專委指  
揮一員督率撐駕上自夷陵州下至監利縣一  
帶江洋督同巡司哨堡官兵往來巡緝但今荆  
屬江洋浩渺兼以近日水災為害人心洶洶前  
船數少似難週遍欲行本府添造哨船四隻仍  
於該衛軍餘內選撥二十四名分駕與原舊哨  
船共九隻兼同晝夜巡緝等因到臣隨批哨船



准添造務堅固使用選撥軍餘并器械各精整  
仍責用心巡警毋止為迎送之具外又具荊州  
府申奉守巡上荆南道右叅政沈人种副使徐  
栢各信牌奉臣憲牌查催荊州府屬州縣萬曆  
二年分并上年拖欠軍餉銀兩今該知府林紹  
查得隆慶六年起至萬曆二年止本府所屬江  
陵等一十三州縣拖欠抽扣民壯弓兵工食銀  
共計六千八百三兩九錢三分五釐七毫八絲  
內江陵公安石首松滋監利五縣為最干係軍  
需重務相應照數追解但查江陵松滋公安石

一百六十員名靖州班一百九十三員名榔桂  
班九十一員名荊州右衛廣西班官軍三百一  
十四員名靖州班二百七十六員名榔桂班八  
十九員名瞿塘衛清浪班二百六十五員名榔  
桂班一百九十員名襄陽衛臨武班二百五十  
員名忠州所清浪班一百九十員名夷陵所廣  
西班一百四十員名靖州班一百六十八員名  
長寧所靖州班一百六十一員名枝江所清浪  
班二百名廣西班一百四十三名先因彼地苗  
賊作亂調遣征剿寧息遂爾留彼分班戍守原



非長久之策乞要先將靖州郴桂等處稍寧地方原調戍守官軍撤回一半以守荆襄要地存留一半以防苗夷出沒其意固為甚善但未經二處巡撫會議即今廣西尚稱多事干係軍務難以遙斷合無備行川湖巡撫從長酌議某處應該撤回某處應該仍舊上緊具奏以憑復請定奪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在卷續准該部咨為應  
詔陳言興革利病以安地方以光

新政事該本部職方清吏司主事羅青霄奏本部覆

首四縣連歲災傷逋賦大半加之徭戶流移的難徵比合無俯念地方困苦將前項拖欠銀兩暫停其餘無災州縣照舊徵解再照荊州府上自巴東下至監利南北千里江出其腹其間如巴東長陽興山公安石首五縣苦無城池額編兵壯數目不多江陵雖號附廓然而流棍湊集內而貧奸睥睨兼之先年左衛移置

顯陵荆右輪戍靖州廣西郴桂以致城操之軍不滿八百披堅之士未當其半彈壓固難空虛可慮為今之計莫若將前項民壯弓兵除無城縣分



徑留該縣防守江陵一縣留與官軍合操松滋縣近日被災特甚並乞停免其餘監利枝江宜都遠安四縣及夷歸二州共該抽取壯兵一百六十八名或照舊抽解以充軍餉或留府團練以壯威聲以至荆右二衛輪戍官軍或憐念荆州先已撤去左衛郡城委的單弱特議

奏留等因到臣卷查先准兵部咨為欽遵

明詔陳言地方緊切事宜以甦民困以圖治安事該本部題覆前任都御史劉秉仁條陳內一款撤戍兵以守要鎮查得荆州衛輪戍廣西班官軍

議將瞿塘忠州夷陵長寧四衛原調戍清靖

二哨與瞿塘衛原調戍榔桂班各官軍照數撤回各衛所分撥操練把守緊要關隘荆襄等衛枝江等所應班官軍照舊存留等因題奉

欽依備行欽遵訖今據前因除巡江哨船官兵無容別議外臣查得前項軍餉銀兩原係戶部覆題奉

欽依將鄖襄荆南漢五府并商州原編民壯巡司弓兵十名扣二解部工食銀兩存留撫治衙門團練標兵日糧犒賞并備地方緊急軍餉支用之



數切照荆州為南北要衝初以維城之重增置  
三衛惟左衛頗號完實已經調護

顯陵遺下荆右二衛軍伍衰耗事力凋疲轉漕列哨  
之外所餘無幾而每歲調戍廣西靖州郴桂等  
處合有一千員名據劉秉仁疏辭所謂遇有剿  
伐彼處土兵收功跋涉遠瘴百無十還虛糜資  
糧有損無益在此有點撥賄脫之弊在彼有餽  
索私占之利大約盡之然止言荆兵遠戍之苦  
在彼為無益而未及荆府無兵之害在此為不  
可緩者也夫以一郡城之內

藩封大小將數百計步武之外沙市商賈輻蔭俱  
為盜窺沿江自公安而下久失民業洞庭瀕湖  
之寇匿形而來得利而去縱橫倏忽勢若風雨  
而欲以數十額外之卒御五六扁舟杆之城守  
單薄充足寒心縱使人人為用夕夕干擲而巷  
不能具一伍師不能成一旅卒然有警而臣以  
提督之虛名遙制於千里之外亦安所用臣為  
至於鄖鎮之有餉以餉軍也鄖鎮之有軍以衛  
民也今強割貧邑之力以為財而又竭其財而  
不使之自衛臣亦不能自安臣不敢求盡撤兩

十月廿八日高... 卷之三十一



不遜不蹟之煥音與煖之  
絢文彩只列素點絢之錠之轉軸

衛之戍廣西靖桂者求撤其半以五百人為荆  
地衛也鄖鎮操練賞功之費十不須一頗有餘  
積以待不虞其江陵公安松滋石首水患尤重  
臣以為宜減編其半以寬被災之區而編選精  
壯實力各以其半為本縣操備使荆府得存此  
遠戍之卒以合見操之伍及舊設新留弓兵民  
壯共成一軍而訓練之不唯屹然一郡之雄抑  
且隱然上游之重各縣不致重困而亦稍有兵  
以自防若乃覈軍實布號令嚴賞罰究欺隱於  
增兵減餉之後此則臣之職而亦臣之力可以  
自致者也其棄枝衛所番戍之卒臣不敢遽有  
所

請以千軍政黨

憫其征調之苦念廣西等處寇警稍緩而量省之  
國家不遐遺之仁也非所敢必也臣不勝倦倦曲  
突之慮具實

上聞如蒙

勅下兵部覆議將臣奏內事理允行仍通查前任都  
御史劉秉仁所

奏或將襄陽等衛所調成臨武清浪各班官軍量

卷之二百七  
世宗  
十一



減三分之一或以事難遙度仍行前四川湖廣等處巡撫衙門斟酌利害緩急議報臣與地方俱不勝幸甚緣係計處添兵減餉事宜以固國防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懇乞容令休致疏

題臣據湖廣荊州府江陵縣知縣李應辰申為前事內開先因本府奉蠲租之

詔本職誠恐曠蕩

殊恩濫及熟里委官丈勘仍責公正一名以董其事至萬曆三年三月二十日府學生員許仕彥因

公正張現報畝逾數許之卑職乃委巡檢范應瑞覆丈得仕彥隱匿田狀的數卑職謂之曰公正妄加生員隱匿二者胥有罪仕彥即出不遜語卑職許之曰汝負隱田之罪而復敢恣睢是益過也時日色已暝聽審盈廷剖決不及即令張現等收監次日問理究張現妄加之罪生員送學朴教不意許仕彥聚集各生二十餘人倡首數百人和之徧立匿名揭帖其詞曰先翦李知縣羽翼共執范巡檢剥其皮刻其目殲其毛巡檢去知縣次之范巡檢乃糾弓兵率子婦閉



門戶誓以死守得免仍以四月望日約誓行香  
舉事裂卑職之冠裳有生員謝啓蒙張翹者卑  
職素與相知先期密告卑職謹避得脫惡黨乃  
共擊謝啓蒙之家人於府二門內幾至於斃擁  
入府門至本府秦同知處喊呼冤枉秦同知善  
諭之莫有應者問其姓名則曰兩學生員百家  
姓等尋又揚言曰李知縣具帖六百沿門請罪  
則吾等姑恕之卑職念其聚黨成羣不可理諭  
法禁久而不散其禍無已乃忍恥屈身令汪縣  
丞潘典史往學中謝之惡黨仍與其教官揚言

曰責卑職二十枷號一月責吏書十五則吾等  
乃已卑職不之許教官又對卑職言曰百姓奴  
僕生員子弟何不責奴僕以全子弟之尊卑職  
亦弗之許乃聚噪不已卑職不得已親往兩學  
謝之本府林知府自夷陵回羣黨訐告如初本  
府知羣惡勢成更不論理不得已而行權以散其  
黨乃重責公正張現復責禁子張智各生得志  
仍倡為增丁之說卑職一聞斯言即對兩學教  
官言曰審丁係里排公言減者增者一毫無私  
一戶之內生員應免其族內人應加安得以一



生而庇一族如有讎報委係不當加者處之亦  
易今後凡減丁者不加丁者無論已其家道殷  
實加丁不謬者幸出公心毋再擾母重苦小民  
其讎報者具呈赴學彙送除豁仍究里排之妄  
詎意狼心不足暴橫轉加四月二十七日卑職  
從撫臺謁

文廟遇生員蕭九成請令略一讓路即將民壯毆打  
次即羣惡脫巾喊稱急救生靈卑職畏之從本  
府後趨至縣學前惡等相隨喊罵惡言萬狀人  
衆聲喧徹於街衢有疾追來毆者有聲言且饒  
他者役人力走僅免夫卑職於學校無毫髮之  
辜而惡等凌虐無已今日得志明日又進焉明  
日得志後日又進焉又後日又進焉屈事無已  
而凌虐愈無已含羞忍恥在人情而已極下凌  
上替盡在位而寒心彼即各惡居職之上職亦  
將逃職忝父母師長尚可以一日居乎哉且不  
去惡等必將鉗職於市又不特噪罵凌辱已也  
為此告乞休致等因具申到臣蒙批行仰守巡  
道訪實議處去後續據湖廣按察司兵巡上荆  
南道副使徐柏面稱彼時該府生員狠戾凌肆



之狀知縣李應辰屈辱遜避之情目擊耳聞殆  
有甚於所申者今李應辰杜門稱疾決意求去  
而諸生洶洶不已尚欲徂擊以快其忿陰中以  
遂其私道府戒諭諄諄恬不知畏中間雖始禍  
者許仕彥倡惡者蕭九成而生員王化實為之  
主文訓導劉璠為之黨助教曾貴臣自監利  
署印歸而為之從吏者也臣不勝駭愕以為今  
天下文軌同一政禮脩備荊州為楚望郡幾於  
首善之地而諸生不務誦法孔子斷斷焉日取  
引繩排根之語以為士風日肆攬批叟譁之行  
以為士氣即無論江陵知縣賢其父母師帥也  
雖激於一時之忤而繫許仕彥獄然不終夕而  
即釋之非有箠榜縲紲之辱以加於衿紳也今  
羣言之不足而肆其謗毀謗毀之不足而脅其  
歸禮歸禮之不足而遂欲改其政改政之不足  
而別以起其端夫匿名有律臥碑有禁

高皇帝之法固森然嚴也而弁髦之何有於一令且  
府學諸師為諸生表即諸生之不恪其失職之  
罪不暇而訓導劉璠公為之夸言以長其銳教  
授曾貴臣又陰為之左右以終其噐臣不知其



所守何職操何心也李應辰素號賢能屢經旌  
薦固不宜以一青之微而遽移地亦不宜借調  
停之意以快羣不逞但聞其去意不可挽而謗  
詈脅侮之餘其氣已不甚振矣且其所日理者  
多徭賦之事而所蒞者非諸生即為其父兄姻  
戚者也以不甚振之氣而當所由不振之事以  
不自信之心而馭不相信之人即無望其邑政  
之善亦非所以愛惜人才而保全之也臣愚伏  
望

皇上勅下吏部將江陵知縣李應辰查照調繁事例

改補本省地方以後政績有成其行取陞遷無  
礙仍行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將生員許仕彥  
蕭九成王化及嚴訪助惡無賴之人通提到官  
查照臥碑及近

內閣題奉

欽依事理從重遣發斥革十礙教授曾貴臣訓導劉  
璠一併究飭廢幾吏治有賴士習少清未敢擅  
便為此

申明謁

陵事體疏



題臣據湖廣行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李瀚等稟稱本司所屬衛所地方鄖荆襄三府與承天

顯陵往返一千五百餘里夫馬疲頓職業曠廢等因臣查得

皇陵在鳳陽

孝陵在應天均之為南直隸也然各副總兵參遊兵備留一諸臣其江北止於謁鳳陽

皇陵而江南止於謁孝陵者限於地也夫臣子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今

據行都司職掌俱不開有承天地面似與江南此諸臣事體相同且承天夫役困苦已甚得必寬一日之役則民受一分之

賜其於

二聖在

天垂憫湯沐之念亦足仰慰萬一伏乞勅下該部覆查無異行臣將行都司謁

顯陵事例除免於事體頗為穩便緣係申明謁陵事體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愚病日久懇放生還疏



兩虫烟同音  
二樣  
根心國語山不樣  
蘇

分州山入籍卷之五

三十一

題臣據湖廣下荆南管分巡道右叅政楊一魁分  
守道右叅議李日強會王襄陽府均州知州王  
言懇乞致仕緣由到臣看得知州王言初任鄖  
陽知縣政績著聞已經撫按會題五品服俸陞  
判黃州量移均守雖酬賢之典少若未稱而勵  
精之志益堅於初調劑衝煩撫安凋劫即其乞  
休而闔州為之泣留一道欲擬旌異誠不宜聽  
其乞歸但本官始聞母疾即深徐廢之憂思既  
感沈痾難作淮陽之卧理情事迫切食寢衰廢  
所宜允歸以全孝思臣又看得均州為太和要

地事欲民疲中間抗持中貴彈壓強豪殊為不  
易今銓除者既未即到委署者又無相應近見  
邸報鄖陽府通判鄒啓元陞廣西橫州知州見  
在候憑尚未離任本官有為有守不剛不柔清  
屯增數倍之儲聽訟昭片言之折其於劇郡綽  
乎裕如若使就近調補必能使上下信獲軍民  
畏懷且於臣一方屯政大有裨益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果臣言不謬准令王言以禮致  
仕惟復念其政術有成年力可惜許親終疾愈  
之日有司給文赴部選用鄒啓元就近推補均



并州山... 州其後... 行... 補... 係... 患病日久... 釋放

生還事理為此

薦舉賢能方面官員疏

題臣待罪鄭鎮垂及二載其於三方藩臬之長九道守巡之官頗以職業粗知梗槩緣

聖明宰極百度惟貞自銅墨而上皆精心奉法職業多稱臣不敢索垢指瑕仰累

蕩平之度謹舉其賢能尤著者以備

來擇切見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劉曰材博大老成精詳慎密編徃議驛三秦之凋劫為蘇計吏

辨材百邑之綱維自整武略與文謨並美年資

共物望俱隆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周鑑才

華暢茂學行淵淳握篆而精神一新清戎而克

詰有體晶美壺冰之瑩藹然握璧之温河南按

察司按察使鄭雲瑩志行峻潔學識精明持大

體則不激不隨辨庶物則有倫有要提衡屬城

之吏儼若神明彈壓都會之豪凜如霜日湖廣

按察司按察使胡邦奇淬刃新研斲輪老手譟

庶獄則山火之明慎考群寮則衡鑑之空平憲

紀一清公望推重河南布政使司分守汝南道



右叅政李廷龍古貌古心實德實政激揚清濁  
居然攬轡之風克詰戎兵允矣杖鉞之選四民  
畏志真如春雨秋霜二紀歷官不愧殫冰蓄蘗  
湖廣布政使司分守下荆南道右叅議李日強  
苦節奉公剛腸疾惡政存節省歲計漸見其有  
餘時切惠鮮冬日自徵其可愛豈惟無染指於  
腥釜抑亦能樹節於權璫湖廣按察司屯鹽道  
副使馬顧澤悃悞而中有甲兵坦夷而不為城  
府公勤既著乎宦跡孝友尤重於鄉評近委清  
屯裨益匪淺河南按察司分巡汝南道副使杜  
輅行履清脩器識溫美嚴賞罰而兵防允賴精  
讞斷而訟獄攸歸聲實卓乎可觀勘報雅非其  
咎湖廣按察司兵巡上荆南道副使馬文煒以  
循吏中興之尤當江防上游之寄積慮具舉李  
臨淮之精采改觀卓立不移朱南陽之疆直自  
遂江隄屯務惟懷永圖吏獎官邪瞭若指掌以  
上諸臣皆廉能稱職內李廷龍近報陞江西按  
察司按察使尚在地地方周鑑繇右布政使轉今  
官原係臣屬俱當薦揚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查訪無異將劉曰材等各論資擢用庶幾

真州山人和卷之二十七 二十四世經堂



賢哲彙升治理攸賴緣係薦舉賢能方面官員  
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薦舉地方人才疏

題臣所轄三省五郡地方諮訪人才偶有所知例  
當薦揚以備

采擇切見湖廣荊州府石首縣原任刑部尚書夏今侍  
養王之誥別方不回忠赤自許運籌謀策四夷  
熟其姓名正色立

朝八拜仰其風彩長孺

社稷之幹充國元老之猷之誥殆兼之矣即其闔門  
奉母不與外事內而烏哺之養知三公之不易  
外而鴻漸之羽為一方之表儀可以絕意蒲輪  
樂饑蓬華策

聖朝優體臣下無不遑將母之虞若更因循不舉恐  
之誥體

國之年盡為報劉之日所當查照先年尚書唐龍  
事例起用者也河南南陽府內鄉縣貴州提學  
副使今養疾李萊優滋中秘多讀異書敷歷外  
僚兼練時事居峻而不為城府杜機而時露甲  
兵李善之稱書麓倉曹之號肉譜萊為後人實



克嗣美且其年力方強出處無玷所當及時起用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謬將王之誥特賜起用李棻早為銓補庶幾

國家獲休來之益而臣亦少寬蔽賢之咎緣係薦舉地方人才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薦舉遷謫官員疏

題臣訪得鄖陽府同知江萬仞剛直自遂博雅有聲自登甲第已踰二紀徇翔郎署監司之間垂十餘政特以不善骫骳積與時左數遭謫斥秉

節不啻自涖鄖陽即署郡事勵精釐革加意節省遂去舞文猾胥禁止濫供宿弊三月之後頌聲翕然本官資歷既久琢磨復深若不早為擢擢則蹉跎益至後時騰蹕終於無日伏乞

勅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謬早賜收擢庶幾

聖朝不至棄才而遷客亦知自勵緣係薦舉遷謫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奏疏九道

申明地方職守事宜疏

題臣叨任督撫鄖襄等處於職守事宜偶有所見  
謹開列為三事

上請伏惟

俯賜允行不勝幸甚緣係申明地方職守事宜事理  
未敢擅便為此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八



計開

一臣竊惟督撫於軍政為切軍政以屯田為要近該部臣覆允給事中楊言之疏行清軍御史遵奉脩舉但臣查鄖陽撫治申明屯政止下守巡二道却與該省屯田道副使無干其屯田道有所措置徑取撫按批詳於臣了不關白以致甲可乙否朝令夕違難以遵守且臣所轄鄖陽等各衛所俱在駐劄及附近地方比之三省巡撫遙制者有間以故軍政

黜陟調遣機宜多屬之臣不應屯務乃復他諉臣近見下荆南兵巡右叅政楊一魁稱將襄陽衛屯地清出開墾隱占田畝比舊可五六倍將來足贍軍資方俟覈實要得通行南陽商漢各處一體清查其有行屯務須下三省屯田及守巡該道屯田道有所建白通取臣及撫按清軍定奪任內舉劾仍照布政司右布政使事理施行臣又思各省屯田道副使僉事多有兼職不能一一巡歷多



是取辨文移姑以湖廣陝西言之其應屬衛所延袤數千里差人往返動踰兩月衛所恣其欺蔽冊籍大約苟完未有真見利弊糾剔姦隱者至於守巡聞見既真巡歷又易若罷設屯田道止責守巡於屯政必有可觀但係更革事體難以輕論伏乞

勅下該部將臣二議斟酌從便施行其於軍政不無

小補

一臣近准兵部咨將所屬千百戶及武舉所授職官一併查薦除其

題外臣切惟千百戶所鎮撫於秩至卑細也然遇兵部推陞則惟有守備把總等官皆以都指揮體統行事以故部推往往難之故千百戶鎮撫之於守備把總也得之則非有戰守俘馘之功一旦而驟越於指揮之上而人忌其速不得則雖有可用之才終身汨沒於下寮而人惜其遲且臣所見該衛軍政各項差委往往不足於才而千戶以下其人才頗多往往



不見於用臣愚伏乞

勅下該部議將千百戶鎮撫官員凡遇推薦者比照  
守備把總事例先給與指揮體統行事  
劄付仍行撫按衙門量委軍政掌印操  
屯巡捕事任候再有旌薦一體推用庶  
幾可免驟遷之譏且無淹滯之歎其於  
劑量人才參綜衛政不無小補

一臣訪得施州軍民指揮使司所屬宣撫  
司三員安撫司七員長官司三員自近  
年以來父故子繼將印信私相授受管  
用止稱護印舍人通不赴部告襲此其  
念雖起於恬財而其漸遂至於蠹法且  
為之上者既不以

王命為重則為之下者亦不以漢官為尊爭奪矯虔  
勢所必至除臣已通行省諭外伏乞

勅下該部行臣及撫按衙門申明承襲

舊制責限各土司務要一年以裏告衛覆查無礙請  
詳赴部領文回司方許冠帶管印管事  
仍諭以

聖明在上兵部綱紀肅清更無分外使費若依前不



赴部承襲壇稱護印名色者問罪革職  
其施州衛官吏如有勒指需索情弊聽  
臣等訪叅重究施行庶幾

國法永昭夷情知戢

諮訪將材以備錄用疏

題 臣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照得  
本部推補將官必查簿內曾經保薦人數題請  
簡用然每以人材不敷該本部題

准通行各該督撫巡按訪舉去後隨據各奏保到部  
登記敘錄至今擢用將盡且往年奏保者多止

於將領而指揮千百戶等官槩未之及是以參  
遊之缺僅足揆補而守備把總恒苦乏人及查  
歷科中式武舉未推尚多緣歷年既久中間人  
之存亡與年力之衰壯行止之臧否俱不可知  
未經各該撫按查舉難以推用竟從槩棄不無  
可惜相應一併議處案呈到部看得

國家任用將領所係甚重而朝缺夕補必須得人  
方克有濟乃今守備以下缺人推用誠當急為  
選求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移咨各該總督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



按御史查照先今事理將所屬上自叅遊守把  
下至指揮千百戶等官無拘見任廢革但有年  
力精壯才略優長堪以備用者逐一按訪分別  
等第逐名開註考語不得混稱以上各官俱係  
云云套語致難酌用及將歷年武舉中式官員  
一體查訪疏名具

奏以憑覆

請附簿備用并將薦舉人員備查年歲履歷另造文  
冊一本送部併入將材簿內查考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到臣隨該臣備行湖廣河南陝西都布政  
三司及守巡各道體訪撫屬各衛所將領叅遊  
守把指揮千百戶等官及歷年武舉中式官員  
去後續據各開報前來臣徧采考詞叅以聞見  
雖其歷官腹裏沿習承平與生長邊地積有戰  
功者少間至於器使之才亦自穎脫而出臣謹  
分別等第為

皇上陳之照得湖廣行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李  
瀚寬博善謀沈深有度馭操而戎陣能整咸懷  
敵愾之思握篆而兵政克脩共服絕耳之操使  
寄分符要任必以持重成功南陽衛指揮同知



夏年才識通明操持潔慎騎射則巧力兼備處  
事則謀斷互資視篆已著乎猷為馭戎尤徵其  
紀律襄陽衛指揮僉事王一桂英爽有文恪勤  
而武循循如處子激之則義氣不回訥訥若書  
生叩之而竒謀立見尤精騎射雅負戎韜竹山  
守禦千戶所掌印調鄖陽衛右千戶所副千戶  
張相器宇驍雄才猷駿發西征負冠軍之勇氣  
欲吞夷握篆絕治私之譏操堪指日用之闡外  
必吉師中原任協守松潘南路地方右叅將張  
焯幹略本優威名素著叅戎西蜀負聞名膽寒  
之稱歸臥南陽得闔門養重之體沈痾既已悉  
愈年力未宜投閒以上五臣皆名實無虧才守  
交茂內王一桂年資雖淺張相官秩尚卑要之  
異日可當大用所宜首薦者也行都司僉書署  
都指揮僉事張崇德貌雄毅而出之以恭技精  
良而將之以慎領屯政則清查不擾事事有條  
練戎卒則進退有方人人悅服僉書署都指揮  
僉事丘僑貌寢而射藝獨竒外默而才識中裕  
昔分岳閩則道不拾遺今領鄖操則師出以律  
鄭襄守備署指揮僉事張萬年器宇軒豁才識



老成捕盜有方恩威著於一面清屯得體節操  
冠平羣寮漢中守備署指揮使戴寅既精武射  
兼曉文檄飭軍容之整肅望重干城熟地勢之  
險夷圖成畫地均州守禦千戶所掌印指揮僉  
事江騰龍氣貌瓌奇才識宏爽射必命中能使  
舉軍之盡驚利不易心遂絕倖門之濡染襄陽  
衛署印指揮僉事薛世安膂力精壯射藝優長  
擒劇盜而問罪獲安練操丁而什伍能整南陽  
衛指揮同知邢謙拮据每優乎承委慷慨時見  
於論兵孝以事親貧能守已後千戶所署副千

戶賈五常體貌魁梧才力武健角射為一時之  
絕論兵亦羣弁之英荊州右衛中千戶所隨操  
鎮撫林維喬智慮精詳性資爽朗操行可表乎  
紈袴胷中殊富乎甲兵兵部咨送軍門贊畫常  
德衛右千戶所署所鎮撫於超本以科第之英  
獲與韜鈴之選彎弓橫槊屢試不忝材官草檄  
論兵異時可占名將原任武岡守備鄖陽衛指  
揮使康本茂強毅有為剛直自遂掌衛篆而任  
事任怨禦夷方而不競不絀遷任病歸痊可當  
用原任荆瞿守備襄陽衛指揮僉事丁元吉膽



氣雄沈動止詳雅識變達機頗得夷情之竅敦  
詩悅禮居然儒將之風才尚有為去非其罪以  
上十二臣皆無忝厥職有益于時大可折衝小  
亦禦侮所當次薦者也及又查得林維喬係隆  
慶三年中式武舉於超係萬曆二年中式武舉  
通合具

奏以憑覆

請伏乞

勅下兵部查果臣言無異將李瀚等酌量資格推用  
緣係諮訪將材以備錄用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保留給由賢能官員疏

題臣據湖廣布政司呈內開鄖陽等府同知韓孜  
等三六年考滿緣由各開到臣除批司行令各  
官照例帶俸管事候會本題

請明文至日施行外該臣會同巡撫湖廣右僉都御  
史趙賢巡按湖廣監察御史李拭議照鄖陽府  
同知韓孜儀度詳雅才識通明奉委不事承迎  
而政清弊革所蒞不求喧赫而吏畏民懷廉能  
久聞終始一致又考得荊州府清軍同知秦寵  
才守俱稱聲實並隆職在清戎而兼脩六事政



成佐郡而流惠兩邦褒然循吏之尤雅稱良牧  
之選及考得該府撫夷同知蔡壁性資夷朗才  
識優長馭土夷而張弛得體開窠穴而綏賑有  
方持守無改乎清脩成器可占乎遠大其韓攷  
係六年滿秦寵蔡壁各係三年滿俱各稱職應  
准給由但查二府所屬地方水旱不時凋劫日  
甚荊州尤為衝劇而見委秦寵自清軍外蔡壁  
自撫夷外築堤濬穴審徭盤糧差遣全集頃刻  
無間鄖陽雖號少僻而各縣缺官分署之後韓  
攷所委數職一身若俱准離任考滿不無乏人  
儼事之虞以故該司先後請留俱亦有見相應  
循例會

題如蒙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准令三臣在任帶俸管事將任  
內行過事蹟攢造牌冊差人齎繳本部照例考  
覈題

請復職其於地方誠為有補緣係保留給由賢能官  
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糾劾貪縱有司官員疏

題臣竊惟民之有墨吏也猶禾苗之有蝨賊也蝨



賊一日不除則苗立稿墨吏一日不除則民立困夫憐於察而不能知知之而不能除去者典司者之責也臣以前月入境道出汝南即聞民間口語藉藉謂南陽之屬城有虎而冠者以間訪之鄧州知州張某也隨於獲任之日即行各道府開報所屬極賢極不肖職官而汝南守巡南陽知府之以不肖應者又張某也關南道之以不肖應者則西鄉縣知縣劉某也臣尚未敢盡信以為巡按御史復

命遠者不半歲過者甫踰月而撫治又將有所糾摘矣曾不畏而自暴棄若此豈其矯亢而鮮獲上偏拂而不近民流言一興文致頓就意者其猶有間乎及臣更訪之而其貧縱不職之狀殆不止是也臣不暇言其細請言其大者張某之守鄧也農民之納補與木鐸鄉老人之盡更寧止百也而人責紙至十刀少亦五刀刀為價銀五錢八關廂四鄉小集斗秤行頭之盡更又何止百也而人責米一斗斗為價銀一錢二分九十七方之保正副蓋一百九十有四人更也而人責紙一刀刀為價銀三錢五分此其求索之



贓貪狀一也丁糧卓隸凡三十七里里各一名  
名各工食銀七兩五錢而所當卓隸朱冠等皆  
積棍也令其自為計而衣食是四百餘金何所  
歸也脩土城築牆而買板杵五百餘副每副定  
價一兩五錢使家人自其鄉以騾車裝賣計其  
值不能百金耳是四百餘金又何所歸也此其  
侵剋之贓貪狀二也假練兵而戶科銀一錢甲  
長保正副銀五錢計千餘兩而所費旗幟器仗  
火砲十固不一也脩文廟城隍廟而罰衆銀二  
百餘兩計文廟費十金耳城隍廟半之十又不  
一也旬一受狀狀不下二百紙無不取供者雖  
告和息各罰紙價銀五錢今贖鍰之報存者幾  
許也夕歲計之而紙價當何如此其科罰之贓  
貪伏三也鄭應山姦妻前夫之女逼妻自刎保  
長劉天高發其事而民壯頭高天敘為之過銀  
壹百兩即釋應山而重榜劉天高及鄰證鄭大  
經等皆坐杖納贖謝濟謀占替兄謝恩之產棍  
母告不孝狀詞以授高天敘復為之過銀五十  
兩而捕謝恩置之獄痛箠三十幾殆而不肯釋  
席有庫毆嬖鄭氏事發內鄉矣喜有庫之來訴



而究鄭氏壻秦遠及中證閻應坤閻應詔皆罰贖穀銀十兩凡捕私鹽必令恣攀富戶脅銀銀足則併鹽徒而釋之此其枉法之贓貪狀四也劉某之令西鄉也考察回任漸起欲端丁祭暈回遂圖歸計紙贖不以積穀而盡入於私囊需求素之大家而禍延於比屋以爭田之小事而郭亨罰銀十兩任武罰銀五十兩以人命之重情而汪子貴賂銀五十兩王棟賂銀十兩後為該吏脅制退還子貴前銀宋憲陳美六僑商也而各脅黃金十兩不審何名羅明所告生員也而接伊黃金十兩為之效力至於催科無法准事秤頭科罰恣行不知止足以故邑人為之謠曰中堂不說謊陸銀玖百兩大叔做收頭水夫又打網筭來總是一千兩大叔者其家人主納者也水夫其役夫主過者也此劉某之貪狀也是二臣者其始非不沾沾自稱能也上亦以是信之為之獎而不為之飭乃一旦狼狽至此者鄧州之欲生於饒而西鄉之念急於遠也臣入境甫一月而遽遂欲棄人之平生其不以為驟而刻者幾希臣頗亦知東濕禦下之戒寧



敢覬望風解綬之名顧於墨吏不知則已知則  
寧可使共事於地方去則已不去則又可使復  
居於民上哉參照南陽府鄧州知州張某酷  
以濟貪巧能文惡借武備以添兵勇實為盜尅  
之陰謀假古道以用鄉者俱作過付之心腹雖  
鼯鼠多技而饕餮難盈漢中府西鄉縣知縣劉  
某病忘戒得政以怠成覩鄰邑之覆車更加  
蹂躪幸大計之漏網遂肆侵漁初政雖有可觀  
晚節略無可取以上二臣其贓跡已著物議大  
騰均應罷斥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謬將張某 劉某 供

賜罷斥其張某 貪跡尤著衆怨尤深相應褫職為  
民員缺另行選補庶幾沃土之臣酌貪泉而知  
爽遐方之吏凜天威之咫尺民困可蘇臺綱亦  
肅緣係糾劾貪縱有司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  
此

議處有司官員疏

題 臣准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陳省會稿為給由  
事內開漢中府寧羗州知州李某褒城縣知縣  
陳某 各三年考滿例應免其赴京緣考得李



某賢能稱職應令照舊在任支俸管事陳某  
政蹟平常相應酌處施行除李棟係布政司會  
呈該臣批李某才守端裕吏畏民懷仰照例管  
事帶俸迨冊送部繳外訪得褒城縣知縣陳  
某寬厚有餘精明不足關防過弛吏弊遂至縱  
橫推案罔聞邑務為之叢脞斥幽雖尚可惜與  
最似或非應所宜降調閒散薄示懲創者也臣  
又訪得南鄭縣知縣周某賦性慈祥行事迂  
緩稍俸而陪里甲其惠幾何舍馬而時步趨大  
體已損至於供億之衝煩百萃胥吏之譁張萬  
端既不能竭力節省又不克加意搜剔蓋守雖  
可觀而才似不稱若使之移牧僻邑或能愛養  
小民所當改調者也洵陽縣知縣李某樗櫟之  
材桑榆之景無愁而忽忽如失不飲而昏昏若  
醒輿隸喧呶於前而不能出片語牌票紛紜其  
手而不暇問所由責比則百事不完放告則一  
人不至蓋年事衰遲精力隳頓所當准令致仕  
或改教者也二臣雖不係考滿官員但南鄭為  
秦蜀綰轂之道不可一日乏人而李某充衰庸  
待盡之餘不可一日任事若候至三載其積廢



養姦隱憂有不可言者夫豈惟績用弗成而已  
哉臣先因商漢之間山邑迴僻民俗獷野為之  
令長者或以才不易見而多自沮或以咎不易  
彰而輕自放不識月旦之可畏唯喜暮夜之無  
知以故欲得一二甲科以提衡其間使之觀感  
奮傲冒昧

上請過蒙

俯賜允行今各縣俱係前題地方而南鄭尤為緊要  
臣愚伏乞

勅下吏部查訪無異將褒城縣知縣陳某議降閒  
散南鄭縣知縣周某改調洵陽縣知縣李某  
改教或令致仕其遺下南鄭等缺量以甲科及  
丁憂服滿赴部有官蹟者除補庶幾吏治可幾  
遐方有賴緣係議處有司官員事理未敢擅便  
為此

貪官虐民疏

題臣據湖廣布按二司守巡下荆南道右叅政楊  
一魁右叅議李日強呈奉臣批據穀城縣承差  
係綬告為前事會問得犯人一名王某 招年  
貳拾捌歲四川順慶府南充縣人由舉人任湖



廣襄陽府穀城縣知縣云問擬非因公務擅自科斂財物中間果有入已餽送與人私弊從重問革施行據執中所犯前情與例相合批候  
參

題施行其應追贓內減給二項花絨銀共五十八兩既稱時價不虧又係脩理庫藏寅賓館俱有下落及科罰里甲銀一十二兩作貢士賓興之費又一兩七錢五分備春酒用訖俱應免追及將告人係綬等各照發落外該臣會同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向程參看得穀城縣知縣王純中徒有小才不知大體苛責無名之需問閭幾於刺骨肆行非禮之辱閭閻靡不喪顏減尅算盡錙銖因而入已脩理寧無冒破何以自明民怨既叢官箴盡壞相應照例革職為民及照穀城素號衝繁且苦凋劫而其吏民狃於狙詐豪強便於跳梁以囂訟為美德以匿賦為故事方係綬等告訐之日富者輸資黠者助口騰造謠謗篁鼓百端風俗日非治理難望必得廉幹有為者代之庶可彈壓刁頑脩舉廢墜緣臣撫屬三府並無相應官員可以調改伏乞



勅下吏部查果臣等所言不謬行臣等將穀城縣知

縣王某革職追完贓贖發原籍為民員缺於

甲科及丁憂服滿素有政聲知縣銓選或將河

南湖廣附近縣分能幹官員調補度羣吏知所

懲省而一方不廢提衡緣係貪官虐民事理未

敢擅便為此

查叅縱肆

宗室騷擾地方疏

題臣萬曆三年六月內據鄖陽驛遞送陝西平涼

府

韓府樂平王次子鎮國將軍遣牌一紙內為公務

訪賢事項

太祖高皇帝真容世系宗譜奉

聖旨金牌為父母出家隨喜天下名山

本宗在外合干

皇上的派宗枝如遇經府州縣驛遞大小衙門并撫

按兩院如牌到日即排香案接待

真容世系到臣看得

宗室非奉

聖旨不敢擅自出城今迺指稱

平涼府人高... 卷之二... 五十四



高皇帝世系違禁出遊用

皇明宗室大印鈐記大非事體且恐係詐偽隨該臣  
牌行湖廣守巡下荆南道右叅政楊一魁右叅  
議李日強會同查訪去後隨該二道回呈據光  
化縣申稱查獲

宗室及隨從人役李汝貴到官供內云等因到  
臣覆審李汝貴秦太供執無異照得

宗室不許擅自出城節次申明事例甚嚴且悉也

今

韓府宗室融煜既係

天潢近屬不畏

國典明條越省出遊積累年月驟據官府詐害鄉  
村左道惑人宣淫無恥至於擅發牌面私用印  
章詐傳

金牌

詔旨出訪名山及要撫按兩院大小衙門接待

太祖高皇帝真容

皇明世系等語充屬猖狂難以輕處但其所稱鎮國  
將軍及

樂平王次子名位未委虛的及恐有別項違法私



外情節通難懸斷再照汝寧鄧州等各府州縣  
官明知

宗室出外生事即當申請合干上司羈留待報却  
乃濫給夫馬代通頭牌坐視橫行罔知覺察俱  
於法體有礙通合提究以警將來為此除將融  
烜行縣館伴及李汝貴秦太行守巡道各問擬  
應得罪名發落外伏乞

表下禮部行臣將

宗室融烜差官伴押陝西撫按衙門送

歸府面證確的名位世系及於何年月日出城有

無別項違法情節輕則罰住俸米重則革爵開  
宅居住其供內應付夫馬汝寧鄧州等各府州  
縣有司官員通行巡按御史提問發落干礙  
韓府守衛官軍應否叅究聽彼處撫按施行庶幾  
少飭

宗正之條抑且薄示郵傳之警緣係查叅縱肆  
宗室騷擾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糾劾貪肆縣官議處賢能州佐疏

題臣初涖鄖鎮據分守道商州各開洛南縣知縣  
陳可則商南縣知縣邢某吏才官績俱有可



觀以後物議漸沸民怨漸滋而戒飭之見於陝  
 西撫臣郜光先者亦漸以異矣及得之漢中鄖  
 陽推官之揭辭數以該道之覆報質以吏民之  
 口碑而後悉其貪墨舞文之狀於法不可少貸  
 塗炭倒懸之苦於二邑誠不可一日留者臣謹  
 按陳某之於洛南也礦徒何德打死張進忠  
 送銀一百兩止擬威逼杖罪罰穀五十石米廷  
 相強姦姪婦范氏地方劉昇呈告行拘庫子袁  
 仲謙楊珠為過送銀五十兩金五兩外罰穀一  
 百石每石折銀三錢共折銀三十兩張彩雲姦  
 男婦為兄張彩鳳挾發行拘義官張益過送銀  
 二十兩金五兩劉天瑞充軍逃回因與繼母姦  
 私事發伊男劉仕科同門子劉黑狗過送銀一  
 百兩蒲州商人鄭可愛爭姦打死張三漢事發  
 憑王光禮楊邦吉過送銀三百兩王光堯訐告  
 王大亨用藥毒死嫡妻大亨央劉門子過送銀  
 三十兩罷吏孫廷玉盜支造黃冊官銀呂來周  
 訐告送銀二十兩銀盤蓋一副劉宗仁因人命  
 事發憑劉門子過銀二十兩狐皮襖一領劉尚  
 思姦收兄嫂衛民楊萬教挾告行拘王自明為



過送銀二十兩孫宗姪義文唐氏劉進賢為過  
送金五兩辰砂女帶一條俱從輕釋放王奇告  
要丈踏地土東鄉三要等里富民蘇文英張鎮  
等央何雄過送銀三百兩塌案不行土豪章汝  
科與李可李儂告爭房地汝科送銀三十兩徇  
私枉斷李國濟馬洛川證此某枉法之賊也  
縣堂徵收萬曆二年秋糧折銀二千八百餘兩  
外加收銀三百兩止報一十四兩餘入已經管  
吏劉養性徐孟宰證收丁銀三百餘兩止支使  
過銀八十兩餘入已里長蘇坤蒙養志證該縣

每年麥米糧共一千八百餘石照例徵折色每  
銀一兩加火耗銀三錢自萬曆元年至今三年  
共該火耗銀八百餘兩俱入已古時登收證脩  
理大門鼓樓申允動支官銀三十四兩却將二  
十一里派出水植甄瓦夫匠工食又指脩理監  
牆申允動支官銀四十兩止用銀八兩二項餘  
銀入已經管義官劉進賢證此某自盜之賊  
也差心腹阜隸劉母豬下鄉催糧二十一里十  
排陳南等共湊銀三十兩送收入已管朝用趙  
兩證里長張世先管收郭下等二十壹里均徭



各項錢糧每兩加收銀三錢私送入衙此可則科歛之賊也邢某之於商南也李友德爭姦馬景秀妻打死尚友富告發行拘殷省祭過送銀八十兩沒河店任伯萬求姦男婦王氏不允打死事發行拘阜隸王世畏過送銀一百兩柳得春告雷楮人命雷宗義過送銀七十兩任大關毆死本妻懼罪逃走裝誣伊弟有姦送銀五十兩雷邦寧姦淫使女事發行拘吏呂騰臣過銀三十兩李節失盜被賊妄攀良民李堂等嚇銀五十兩俱即釋放畢王五毀罵祖母毆嘉猷

過送銀三十兩置之不究董昂毆打親叔門子小王兒過送銀十五兩虎皮一張從輕發落上豪李文忠與致仕典史李朝用告爭墳地李文忠央庫子關仲傑過送銀四十兩偏刑枉斷李朝用男要行告許本官浼通學師生和息前事至今未結此某之枉法賊也該縣奉陝西巡撫衙門明文罰穀七百石本官將一應詞訟原被告不問貧富槩行科罰民多逃竄却勒要暫管巡捕王巡檢上穀一百五十石仍不時點閘地方更夫濫罰充數指稱米價科派一十二里



三十六地方各銀一兩共四十八兩阮德等收證此某科斂之賦也更替一十二里里長每里索要見面銀十兩張朝相郭海山證以編牛站索受一十二里富民雷邦仁等銀六十兩呂門子過證僉報富戶索受李登李操等五十餘家共銀二百兩呂騰臣過證此某求索之賊也參照陝西西安府商州洛南縣知縣陳某商南縣知縣邢某用嚴威而濟欲假小辦以文貪最爾一方誅求不思乎竭澤斃馬三尺顛倒罔畏乎明神民怨竝深宮箴俱壞且前項賊私事跡多係枉法不惟律例有違而各地方富豪人命強姦重情亦當究實治罪以恤國家之憲典泄問閭之憤冤臣又據分守商洛道參議姜繼魯開稱商州判官楊善治幹足以剽繁經術足以飾吏權稅咸陽額外增千金之報署符涇邑橐中無一介之攜如商洛有缺推補必能約已裕民補偏振廢臣履訪相同且係選貢於近奉

明例有合伏乞  
勅下吏部如果臣言無異將洛南縣知縣陳可則商

勅下吏部如果臣言無異將洛南縣知縣陳可則商



南縣知縣邢某 革職為民仍行巡按御史提問具奏并何德王光堯劉宗仁張彩雲米廷相劉尚思孫宗劉天瑞李友德任伯萬柳得春任天關等人命強姦重情逐一從公究實論罪遺下員內一缺將楊善陞補地方幸甚緣係糾劾貪肆縣官議處賢能州佐事理未敢擅便為此舉劾有司官員疏

題臣待罪鄖陽撫治履任以來賑詢民瘼辨論事和或因事奏移或據實糾察先後俱蒙

允行茲以陞任交代例當舉劾敢即見聞之真者為

陛下陳之訪得荊州府知府林紹本身教而肅官和緣文學以飭吏治革門攤蘇里甲實惠徵其及民究水利議兵防遠猷足以謀國一塵不染六事允脩漢中府知府項思教嚴收賦出納之規吏弊頓洗寬置郵往來之法民困為蘇勤考課以具人材祀忠賢以培風教卓矣冰蘖之操溫然瑚簋之資南陽府知府霍維蓋子惠而嚴緝密以粟粒衝郡而公私不擾御大

藩而懷畏蕪聞屬城無敗馬之群官舍有懸魚之美襄陽府知府萬振孫才華暢敏議論英發志



存揚激屬吏仰若神明政切綏懷小民賴以還  
定更少養和平之福當益徵遠大之休荊州府  
同知秦寵才能剴訖事不辭難脩滕議城胼胝  
版築之內清郵丈地拮据握笑之間辛勤首尾  
七年清節始終一致南陽府同知萬通精敏有  
為峻潔自守治河而費省功速民無睥目之謠  
清屯而猷別奮盈兵鮮脫巾之變屬城頌德半  
刺騰聲荊州府夷陵州知州袁昌祚天挺異才  
人推宿學筮仕而即投荒徼不以九折為懷承  
委而專事編摩允副三長之譽雖簿書之日僅

半而節惠之政居多漢中府金州知州曹景暘  
惠足使人寬能得衆省里甲而凋劫少息清徑  
賦而飛詭莫容雖無赫赫必徵去後之思惟日  
孳孳不絕宦成之怠南陽府南陽縣知縣程遜  
裁濫供而歲省千金咏歌來暮脩廢堤而功成  
三月民庶子來暮夜之桴鼓不興公門之舞文  
歛跡豈直循良之冠預徵譽諤之風荊州府石  
首縣知縣張一鯤資性沈審才識精通革弊清  
徑久矣循良之實政脩堤改邑隱然良工之苦  
心入



觀車攀轅載道原任荊州府江陵縣知縣今改鄖  
陽府鄖縣李應辰節惠已著於舊游清勤愈堅  
於改任理屯地則軍民無異辭治賦訟則晝夜  
無餘力居然韋素之節不失赤子之心鄖陽府  
上津縣知縣張應鳳性度溫克才猷敏成政不  
近名民沾節省之惠刑無濫及吏有惕息之虞  
踰滿而裝橐蕭然留任而懽聲載道以上諸臣  
俱賢能久著資歷已深所當遇缺擢用及備行  
取之選者也南陽府推官王見賓倜儻宏才慈  
祥實意寄體訪而雄為之逆歛委稽查而蠹  
弊一時悉除搏擊與威鳳齊輝政術與雕龍並  
美漢中府推官周夢暘精峭如發矟之刃縻庶  
則在壺之冰一心奉公請託為之逆絕天然疾  
惡僚寀無所容私真郡邑之指南稱邦家之司  
直鄖陽府推官吳譽聞金玉其相冰霜自勵聽  
讞而折衷情法有哀矜勿喜之心理屯而調劑  
兵民得大庖不盈之意仕學固其優事藝文亦  
足名家荊州府江陵縣知縣朱正色才識英暢  
性度剛方刷積翫而精采一新撫衝疲而謳訟  
四集實德實政已徵枳棘之鸞鳳允武允文自



是韜鈴之龍虎荆州府公安縣知縣楊雲才苦  
 節裊身精心為政流移感其綏集襁負以來督  
 吏畏其風稜繭足而立范萊蕪生魚之奎魯中  
 牟雉馴之棠南陽府唐縣知縣劉懋中才猷老  
 成器度軒豁承蘊廢而銳情振刷公府為之肅  
 清念彫疲而極意拊摩里甲沾其節省鄖陽府  
 房縣知縣朱衣才華朗暢吏事精明祛水害清  
 軍田鑿鑿乎百年之利逐訟師除蠹役凜凜乎  
 七邑之瞻南陽府新野縣知縣傅來鵬才既有  
 為操尤不苟稽義倉脩古堰必求有以利民革  
 火耗禁博徒務去所以害政以上諸臣俱賢能  
 已著資歷尚淺所當候次擢用及備異日行取  
 之選者也臣又訪得原任荊州府通判今陞雲  
 南和曲州知州劉某奸能取譽巧以濟貪清  
 審地方則每總科客戶紙價銀三兩而門差四  
 出查理田塍則勒要各縣紙銀十二兩而盡入  
 私囊司巡捕則大盜如孫文甫李廷詔等敢受  
 屬而擬徒管地方則十總如羅段行箋扇行等  
 俱取貨而無忌委收洲課則援

詔免而申減徵收莊頭之請託監收廠料則藉腳價



而多收火耗扣推曹之美餘僚吏羞與之有士  
民欲唾其面漢中府沔縣知縣郭某才識庸  
闇志行卑汙惟吏是從縱子游蕩走差貼馬每  
馬折乾銀三錢更換里長每里躡堂銀五兩甲  
首吳鳳鳴等五十名每名紙銀七錢大戶黃雲  
等解軍每戶罰銀五兩官箴有玷民怨已叢以  
上二臣所當照貪酷事例為民或不謹閑住者  
也興山縣知縣鄭某冥行無知近衰在得清  
逃糧恣里胥之詭射疏河港任夫役之逃亡散  
施州餉銀而戍卒莫知其數給饑民穀石而市  
棍半入其囊僉重囚兄弟以解囚囚解俱成烏  
有罰過堂銀兩而憑吏官吏每日平分性則塵  
市之斗筲才則衣冠之士偶所當照罷軟事例  
閑住者也襄陽府推官馮某儂資多露小器  
易盈柔而害物義府之稱李猫躁以市恩賣申  
之呼喜鵲小遇有司之失禮則牙距鳴張一為  
巡道之所持則首膝螻屈監生李植葉朝蓋生  
員李嘉禎之獄物議大騰儀賓吳翠郭宗孟指  
揮魯本教之詞私情甚顯其他如被脅官豪高  
勳戚從厚任邦周等不免請賕之談所任書皂



王喬李崇錫黃天錫輩盡是崇體之客湖廣荆州府監利縣知縣毛某喜事而昏輕聽而躁田糧均丈則寄耳目於羅鑑致公正每名十五之徭庫藏出納則之鼻息於王學詩有錢糧每兩加五之議詞訟繫本和息而紙價重於罪錢里甲既徵條編而雜派過於常額丁憂卽陽府竹山縣知縣王某初政頗尚嚴明晚節忽成諄諤均平銀一兩八錢者多用九兩有餘杜偉之具詞問實火耗銀每一兩者加一錢以上王詔之究革可徵獎勵輒那借庫銀而責主簿王廷用贖鍰之補審獄則差人追罰而成犯人錢大林之寃以上三臣俱法當罷斥第在馮某則才諳可使在毛某則資歷未深在王某則任後始發而所舉賊事或出浮言或未盡入已所當降調以示懲創者也荆州府同知蔡某心雖坦平性實跡弛臣初任時值其三年考滿亦因司道考語循例保留而器滿易盈宦成多怠署夷陵之篆務則視事踰旬徑歸廢公署之關防則其子終夜不返拜起無下僚之節喧咲徹上人之聞雖官謗有端而政務多廢漢中府略陽縣

荆州山名錄卷之百八  
三十一世經堂



知縣傅某恩澤獨施于吏胥慈祥太偏于聽訟事每加厚而民不懷思政將報成而聲日減損南陽府南召縣知縣陳某言出口而復囁嚅事將行而多退縮民狎於愛更乃胡越公家吏乘其寬因而上下其手以上三臣所當調簡以全器使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查果臣言無異將林紹等照原擬擢用以示優或久任以觀寂其劉某等罷斥降調以明警庶幾百吏勤勸三方肅成緣係舉劾有司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王儒親齎謹題請

旨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八



丹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奏疏八道

懇乞

天恩俯念先臣微功極寃

特賜昭雪以明德意以伸公論疏

原任山東按察司副使致仕臣王世貞謹

奏伏覲

詔書內一款三法司將部院錦衣衛見在輕重各犯

丹州山人稿

卷一百九

世貞



會同審問如有虧枉即與辯理又一款各邊戰  
功徃徃勦覆稽遲賞不足勸都察院便行文各  
該巡按御史將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以前未勦報功次俱限三箇月以裏勦覆欽  
此真

聖主罪疑惟輕之至心賞不踰時之令典凡在覆臨  
靡不歡忻鼓舞異沾化澤而臣獨負沈寃至痛  
切骨腐心敢不忍死哀籲一求伸於日月之前  
顧自棄於天地之外哉臣故父王某原任都察  
院右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先年巡按順

天大虜入犯

畿甸臣父挺身出守通州荷蒙

先皇帝獎拔為僉都御史尋

勅督理糧餉臣父感激

殊恩即誓以身殉國晝夜拮据規調兵食不至乏與  
屬倭寇縱橫浙閩臣父以原職提督保障二方  
節次擒蕩大酋蕭顯等凡一十餘捷大同覆師  
臣父復以副都御史巡撫即有甲寅之勝薊遼  
闕帥臣父復以侍郎總督節年於一片石墻子  
嶺等處堵遏大虜六次臣父十年之間手披荆



棘躬冒矢石艱闕萬死不敢少懈累蒙

褒諭超擢膺賞禍因原任大學士權奸嚴嵩及伊男  
已處決逆犯嚴世蕃霍炤滔天法守掃地每遇  
秋防畢日恐嚇賄謝臣父無從措應例當舉劾  
之際把持顛倒臣父不敢曲從以此節次記恨  
比時臣任刑部郎中因見同年兵部員外郎楊  
繼盛為嵩父子屈陷臨當朝審臣托所知以正  
言勸嵩解釋繼盛身死臣不忍坐視經紀其喪  
臣父驟聞邸報私切痛憤彈指唾罵原任宣大  
總督楊順為嵩報雙言曲殺經歷沈鍊臣父不忿

復對衆指斥其姦嵩聞知愈加切怒因見臣父

地任孤危易生媒孽每遇科道官查理邊防錢  
糧差出即便諷令招拾臣父罪惡而給事中袁  
汝是御史凌儒等詳覈軍情參酌物論每於覆  
勘疏內極口薦揚臣父至有白首籌邊赤心報  
國等語嵩與世蕃益愧且恨必欲致臣父死地嘉  
靖三十八年三月內臣父謀知大虜全軍壓境  
聲勢異常其實奏報嵩對衆揚言王某又來恐  
赫

朝廷希圖侵剋行糧不要采他臣父環甲野次飛



檄星馳嚴督參將高延齡等據險固守而賊衆  
我寡一擁突入臣父率萬餘烏合之衆當十萬  
鴟張之虜鼓舞將士搗其肘腋賊以故不敢久  
住搶掠倉皇夜遁我軍尾擊獲級百餘臣父荷  
蒙

先皇帝恩宥戴罪防秋止是暫令任俸並無降責嵩  
見不遂復用心腹逆黨副都御史鄔懋卿謀以  
堂官之勢主唆巡按御史方輅劾臣父病憊不  
勝恐悞大計懋卿手為筆削疏辭務觸

天怒下吏兵二部議令臣父回籍嵩復鼓衆勝謗及

諸訟臣父不肯殺賊致蒙拿送鎮撫司打問嵩  
子世蕃輒將該司問稿抹去功次送法司議罪  
原任尚書鄭曉等深惜臣父無辜比照先年侍  
郎張珩例充軍蓋以張珩功罪辨明起自戍所  
復登八座故也嵩與世蕃愈怒復駁該部屈擬  
臣父比例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因而失陷城寨  
斬罪監候間嵩與世蕃復因兵部郎中徐善慶  
查勘練兵風令覆入臣父誤事情節善慶守正  
不從成隙言回原籍已上俱有人卷可證切詳  
該部議擬律條臣父止是提調文臣原非守邊



將帥大虜將入預行奏報及嚴督參將高延齡等防守原非守備不設虜賊止是扒牆進搶不久退遁並無失陷城寨况先奉

明旨戴罪防秋是

先皇帝未嘗欲殺臣父也御史方輅止劾臣父病悖是御史未嘗欲殺臣父也吏兵二部覆奏臣父回籍是吏兵二部未嘗欲殺臣父也法司上情威斷止擬臣父照張珩例充軍是法司未嘗欲殺臣父也臣父下獄一年有餘節經科道部屬勘覈軍餉練兵事體一言不及臣父是中外公論未

嘗欲殺臣父也而嵩與世蕃止以睚眦不報之隙巧誣陰脅必致臣父死地累堯舜知人之明損

國家好生之德開邪細僥倖之門鮮豪傑任事之體此臣父所以茹血腐心死而不瞑目於九泉之下也查得先該三十七年內臣父督發遼東總兵楊照等大破遼賊斬首八百餘級行巡按御史覈勘間嵩父子因見臣父下獄分付奏內將姓名削去止是楊照陞都督同知切見成化年間總督王越威寧海子斬首四百五十進封



伯爵及查各邊大舉自永樂以後並無獲級至  
八百者嵩與世蕃欲重臣父之罪而遂沒無前  
之功欲沒臣父之功而併輕揚照之賞臣父失  
事既輕獲功復重如近年以來福建連沒郡縣  
提督止是罷官陝西殺將覆軍總督僅令聽勘  
臣父不敢望威寧之封獨不可從二地之宥乎  
嚴嵩誤

國之罪上通於天縱子謀逆情狀顯著自當剖棺  
戮屍闔門寸斬以謝天下非臣區區私讐所當  
言獨念死者不可復生臣父臨沒遺言我不負

國但功罪未明切不可耐先人之穴即今蒿葬道  
傍蒸嘗失所舉家苦塊寢食不寧伏惟

皇上離照當天群隱悉露至仁徧覆一夫必獲曲體  
先帝之遺衷盡洗累年之宿蠹而臣父獨以權奸陷  
害至死冤狀未白功次未敘沒為覆盆之魄存  
有向隅之悲為此泣血籲

天情不容已查得先年尚書王文于謙因石亨等奪  
門誣枉重罪伊男王宗彝于冕奏辯各復原職  
欽賜祭葬贈謚臣父事體委與相同伏乞

勅下吏部將臣父王某被陷情節吊查法司原卷逐



一查訪罪律有無相應及行兵部備查南北勞  
勩及遼東斬獲功次的確照例將臣父前罪辯  
雪復官卹錄倘有一言涉虛臣甘萬死無任哀  
懇激切待

命之至為此

患病不能赴任懇乞

天恩仍舊致仕疏

原任山東按察司副使致仕臣王世貞隆慶二  
年四月初十日傳到邸報吏部題奉

欽依起用臣為河南按察司副使整飭大名等處兵

備切念臣本樗櫟下才先年侍罪青鎮奉職無  
狀幸漏黜籍旋以家難倉皇棄官荷蒙

皇上天地至仁不遺一物起骨加肉援枯就榮銓曹  
過采言官之薦拔置近畿授之兵寄臣雖至愚  
敢不誓策驚鈍少報涓埃而小人猥薄福過災  
生先於本年三月內感冒寒濕等疾左足痿痺  
不仁動止須賴扶曳即今延醫用藥調治未見  
痊可大名畿輔之地兵備緊重之官若使遷延  
時日坐待病痊不唯有違簡書抑且上負

恩德展轉思之實為狼狽伏望



新州山人雜錄卷之四十九  
世經堂  
皇上鑒臣犬馬之誠靡敢不盡憫臣螻蟻之命或所  
當矜查例准令照舊致仕庶幾未死之年得以  
沐浴

聖德歌詠太平臣不勝迫切懇戀之至  
中途病患日深不能赴任乞

恩放歸田里疏

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臣王世貞臣蒙

聖恩補授前職整飭大名等處兵備先因得患寒濕  
等症於本年五月十八日具疏乞休未蒙題覆  
隨於本年六月二十七日接到吏部劄付催促

赴任誠恐上負

恩命下鰥職役強進藥餌倉皇就道行至徐州地方  
不意前病日重延醫診視皆云元氣積耗已甚  
雖復俞扁未易奏功理須靜攝安養將慎齋固  
加以歲月度望有瘳臣雖貪赴功名不能自拔  
沈痼且念上有垂白之母臨當出門牽裾泣挽  
惜臣遠離恐有後悔展轉徬徨不知所處伏惟  
皇上搜剔岩穴旁求俊乂使駑骨附於千里魚目混  
於連城以臣微生尤為至幸而臣終抱狗馬之  
疾自絕生成甘就田野區區血誠冒昧上



皇上隆仁廣照澤枯燭幽不以覆載之大而忍一物  
失所不以華勲之盛而奪匹夫之節一下臣章  
所司查例放歸田里臣身雖廢臣志少伸尚能  
率先耒耜以供賦稅竊效謳謠以彰太平不勝  
迫切懇望之至  
患病不能赴任乞

恩致仕疏

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臣王世貞謹  
奏臣先任浙江布政司左叅政於隆慶四年正月

初四日接到吏部急字文憑一道內開題奉

欽依陞臣前職限四月初一日到任臣即於次日離

省前至常州府地方忽感風疾眩暈流火濕痛  
等瘡會臣母郁出送臣弟世懋前赴禮部儀制  
曹郎督見臣病不勝憂惶強留沿途就醫調理  
臣病日深毋憂日切毋憂日病臣病轉憂憂病  
糾纏無有痊理切念臣少乏鄉曲之譽長守簿  
書之業材能下中無可比數

陛下過聽湔臣家門之累拔自胥靡被以衣冠游佐  
大藩遂長雄臬祿食優饒吏謫稀簡臣雖謏薄



受此

隆天極地之恩亦思夙夜匪懈以圖報塞雖至愚陋  
際此攀鱗附鴻之會亦欲鞭策駑鈍以赴功名  
而逾分之福造物所惡病與命會狼狽至此一  
旦犬馬沈疴倏先朝露上孤

陛下大造之仁下貽小臣終天之恨為此迫切具

奏伏乞

勅下吏部查照近日山西按察使金立敬事例

賜臣餘生放歸田里萬一臣病稍愈獲以殘畧侍奉  
臣母庶幾少伸愛日之私而臣弟勉脩職業奔

走曹署亦獲一寬瞻雲之戀臣區區報塞微誠

尚有所寄無任皇悚哀迫待

命之至

聞母病危乞放歸田里疏

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臣王世貞謹

奏臣於本月二十九日得臣男家書一帋內稱臣

母郁前患脾病復發肢體腫脹痰嗽不止醫藥

鮮效臣不勝憂駭即日入見御史饒某具呈乞

休許為行司查覆間臣思春時母郁感患前疾

臣晝夜顛



天延醫劑方調治幸而獲痊隨具疏乞休侍養該部  
惜臣尺線之長奪臣寸草之日當即寢閣仍行  
督催臣既貪名祿兼畏簡書勉就道苟完場  
事以致臣毋飲食起居失宜前疾復發若候饒  
某會同巡撫衙門具

題覆允方得離任臣毋苟有後時之虞臣當負終  
天之罪萬死莫贖百口難解為此迫切具

奏伏惟

皇上以孝理治天下必能俯察烏鳥之情不責犬馬  
之力

勅下吏部查例容臣致仕如以大計在巡事體非宜  
即照考察事例閒住臣得歸奉湯藥少延臣母  
殘喘未死之年負未以供恒賦有子責令踐更  
補報

國恩尚更有日臣已解綬付所司訖單車赴境候  
命即行目今寢食俱廢起止不恒語言顛倒方寸憤  
亂拜疏之日不知所以伏冀

天慈鑒亮為此

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昭考察疏



欽差提督軍務兼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臣王世貞奏臣查得萬曆三年係京官  
考察之期四品以上官例當自陳伏念臣跼伏  
田里蒙被

恩造出自覆盆復緣通籍奔走藩臬了無寸奇進長  
罔寺徒糜歲廩今者叨撫三方亦思少效一割  
而才力選悞資性闇習知不足消弭於未形行  
不足提衡乎羣屬加以少而自放老無所成內  
悔雕蟲瑣屑之技而不能改心畏羔裘逍遙之  
譏而不能去所弛之縱猶恐齒頰跋扈之苦尚

滯膏育雖葵藿僅存而蒲柳難待當茲器使之  
世獨臣竑濫為充臣之奉職無狀引分馬歸毫  
髮不敢虛誑伏乞

聖明俯察罷斥歸里庶可以蠲異日曠官之誅且少  
寬一時賢者之路臣無任戰慄隕越待罪之至  
為此

患病不痊乞恩致仕疏代

據浙江布政司呈右布政使莫如忠致仕緣查  
得吏部職掌內一款凡自願告退官員不分年  
歲俱准致仕又一款嘉靖十年三月內本部題



准今後內外官員有疾頽告致仕者聽本部訪其  
行實如果歷官勤勞操持無玷外官係撫按俱  
有旌異及非怠棄職守有所規避者准陞職蓋  
國家之於臣下或因其年至或念其疾苦而許  
之歸者傳之所謂體羣臣也或覈其有勞勩察  
其無規避而進之職級以榮其歸者不准表人  
主使臣之禮抑亦以勵天下易退之節也今據  
右布政使莫如忠告稱患病致仕緣由既經該  
司勘實又該臣覆覈別無規避情節相應准其  
致仕但據本官清才博學雅度冲襟至行幾於  
魯閔遂理媿乎盧鄭初以烏哺之愛滯家食者  
垂二十年繼而雉膏之美騰薦刻者又十餘次  
從容應辟馭歷諸藩節愛有聞風稜愈著迨乎  
兩浙一任拮据軍政夙夜在公物望攸歸臣所  
目睹乃因末疾懇疏乞休步武省臺脫屣丘壑  
求之一時罕見其比在如忠有素絲羔羊之風  
猶堪卧治而臣不勝緇衣館粲之好實切挽留  
特以疏傳青門之餞賀監鑑湖之請在前史已  
為美談於清朝尤為盛事况本官情出由衷事  
非得已又於格例頗合為此具



題伏乞

勅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謬准令本官致仕仍照前例  
量擬加陞職級以示特旌惟復俯念人才難得  
本官年力未衰姑放回原籍調理候病痊之日  
有司奏

聞起用其於稱事酬勞之典廉頑獎恬之政恐未必  
無小補

保留賢能儒官疏代

據寧波府學教授周紹稷申稱接到吏部文憑  
陞襄府紀善見今纂脩某項書籍告乞離任等  
因臣切見本官問學淵源孝友天植嘗師事故  
翰林脩撰楊慎值其客死荒戍萬里護喪傾資  
為賻鄉評士論月旦籍如及宦真陽頗垂何武  
之愛兩訓明海不添陽城之規束贊不行臯比  
無倦潛心古人服膺作者求之儕伍實為卓越  
今以常格去補

王官一行曳裾遂絕推轂其從避跡永謝

清朝臣愚不勝拳拳惜才一念竊謂

明主之用人譬如大匠之採材與醫師之求藥不以  
薄樞殘枕而遽遺不以馬勃牛溲而見略蓋曲



成之恩不忍一物之失所而器使之哲誠懼一  
才之未盡今據教授周紹稷才行俱優淪弃可  
憫况係先任巡撫都御史趙孔昭薦舉優異即  
今尚未離任頗於事例無碍伏乞

勅下吏部暫將本官銓補本省各府教授以備異日  
大館之選庶幾青衿之士知所嚮趨而臣緇衣  
之誠亦獲少遂緣係保留賢能儒官事理

表

擬唐中書侍郎顏師古進王會圖表

癸卯鄉試

伏以滄海無波中國仰一人之聖太平有象明堂比  
三代之隆鋪張敢托於丹青光彩頓生乎汗素仰塵  
睿覽俯鑒微衷竊惟大造無私法乾坤而撫物至仁  
廣運闢混沌以為家干羽兩階重華所以有苗之格  
玉帛萬國大禹復為塗山之盟自伊尹制命乎四方  
乃成湯蕪享于百物文犀紕剝之產竭藏以來雕題  
漆齒之氓負襁而至遂為令典以逮成周有臣三千  
共展纘文之緒諸侯八百誕敷誅受之勲少則宰公  
負丹宸而聽政繼而天子張赤帟以受朝有繁無繁  
雍容陰羽之內要服荒服惕息交問之傍盧牛鼯犬  
之競雄茲白乘黃之俱駿鬱作天閑之御侈為王會



之篇千古若新普天同慶慨皇王之漸遠卑力政之  
徒塵秦詐義渠寔貽羞於穢史漢驕冒頓行受辱於  
嫚書扶犁老上之庭難辭黷武豐鼓温禺之血終屬  
虛言槃木白銀扶南之頌篇雖美蒲稍天馬大東之  
杼袖其空唉彼狡童實吾殷鑒啓民之帳甫入千烽  
已逼雁門沮水之城未降洛寇橫燒鳳闕五兵徒窮  
於九域七尺不保乎獨夫變極而通否終則泰茲蓋  
伏遇○○○○聖武膺曆乾元統天二九而麾義旗  
秦灰盡掃三十而踐宸位商網宏開除亂於湯武有  
光致治與唐虞並美李藥師之兵馳大漠頡利成擒  
侯君集之騎渡流沙高昌授首智益上領南之籍度  
深奉川左之琛橫却月於天街劃長虹於地脉遂使  
越裳重譯肅慎來庭梯航日出之邦韋辯月氏之域  
指崑崙為西鎮標碣石以東門爰陬日吉辰良用集六  
服群辟鸛班鵠立濟濟踳踳龍看虎音雄雄糾糾  
羣錯落觀黼黻而目眩蒐搖夷樂兕離聰鑄鍾而動  
心洗耳九天閭闔初頒九市之堯樽萬國衣冠共祝  
萬年之舜壽是云利見當五位之龍飛敢曰來儀聞  
九成而獸舞彼防風已集毋煩後至之誅况禪海如  
歸不待指南之賜傴俄側弁况七日之孚鈞天縹緲



鳴鑾嚴五雲之扶聖主玉關西出囑侍子以再來銅  
柱南辭歎長安之不見六師永戢七德無虧臣師古  
職忝中書才非左史欣觀天朝之文軌竊因前代之  
篇名幸二閭之圖繪稍精遠摹頌凱致諸國之瑰奇  
悉備近掩梁元飛頭飲鼻之殊形在子前見之別類  
慕華風而就飾羊假虎皮變夷俗而未能鳩猶鷹眼  
備陳曲折頗悉纖微豈惟徵率土之皆臣抑足表湛  
恩之無外藏之金匱雖千載如在目前副彼職方舉  
四夷取諸掌上伏願不練不競無怠無荒有不負則  
脩文莫勤遠略慎厥終如其始恒切時幾

擬宋以歌器論賜宰臣王曾等謝表 湖廣程式

伏以聖主貽謨小物著持盈之訓仁人繼志遺章發  
交儆之端政體攸闕朝端具聳威將恩切榮與懼并  
臣曾等竊惟衢設堯樽廣黎庶和之樂廟專殷率  
表季昆敦睦之誠湯盤之勸口新武戶之虞風至雖  
制器尚象之理攸寓而居安慮危之思尤深儀鑒于  
殷周公制侑卮而示戒禮盡在魯孔子游威廟以興  
思滿而覆虛而歎水執是取中則曷盈則食天且弗  
違自法言再衍於重黎迨說苑詳徵於敬謹以至風  
人之撲滿尚猶借諷於滑稽彼長安之薛澄山雪何



禪治理况大業之耿詢水戲僅托游觀雖遺模賴杜  
當陽而復傳其至意如李贊皇者能幾名存實泯物  
是人非無取熙時有需聖代我文祖燕閒之候適詞  
臣保直之餘挹金勺而進言屢迴宸聽侈玉堂之盛  
事長播藝林先皇帝雖麻弗麻損之又損願告成封  
禪而秦漢之侈心不萌雖疊表禎祥而文景之讓德  
恒在爰自天禧之載首頌雲漢之章指禹桀之所繇  
假弦常而為喻三時召對酒德之論並傳兩府拜觀  
肉食之徒自警忽及鼎成之日遺弓與茲器而並留  
進惟衣綴之時憑几聽遺音而逾烈豈期初政再觀

睿謨茲蓋伏遇○○○○岐嶷夙成元良蚤著朝長  
信而仰承坤德若周文之事太任按山陵而不振乾  
綱如虞舜之放伯繇甫及諒闇之畢時惟不言言乃  
雍屬當象魏之陳慮善而動動輒吉謂羨牆之佇想  
無如恪守洪規總琬琰之空懸不若恭敷大訓啓天  
章之秘閣開寶笈之真言睿藻昭回恍若日星垂照  
奎文飛動迴如河洛迎來一覽而重奉龍顏載讀而  
永存龜鑑音徽若接涕淚交零臣曾等濫先朝侍從  
之班叨揆地承君之選受恩再世銜戢終天敢不奉  
以為謙益守盤盂之戒挹而能損寧羅履餗之譏感



復盛之無常馬匹自亡於幾望思惡盈之當避龜腸  
不奪於朶頤伏願遠師四守之格辭近體二宗之成  
法高不危滿不溢長守貴於當年父作之子述之允  
執中於永世

公移

議處于肅愍公謚號後裔脩葺祠墓稿

為再表忠勲大臣以弘勸典事據杭州府申該分守  
道牌仰查于肅愍公後裔見授何職是否功陞納級  
其旌功祠於何年月日 勅賜見在何處及墓道有  
無坍塌申報等因遵依查得肅愍公後裔于嵩見任

杭州前衛指揮同知據衛牒稱肅愍公一子于冕官  
至應天府尹致仕無嗣姪于允忠襲本衛左所正千  
戶于允忠生于一芳襲授前職加納指揮僉事長男  
于岳陣亡于一芳陞授指揮同知歷陞廣東都指揮  
僉事次男于嵩襲授指揮同知等因及行錢塘縣查  
得于肅愍公墳墓旌功祠先於弘治三年致仕府尹  
于冕奏請奉 勅建造坐落本縣尉司上扇地方節  
奏脩理至嘉靖三十九年奉總督軍門胡 批據仁  
錢二縣申詳估脩于墳工料價銀共該四百七十九  
兩五分七厘奉批仰府查將所罰沈文言名下脩于



墳銀二百兩先給興工餘另處此繳備行二縣領回  
前銀先行辦料脩葺後因覆甬前工減去木鋪戶俞  
安冒估未領銀八十一兩四錢八分五厘外欠找工  
料銀一百九十七兩五錢七分二厘因無堪動官銀  
向未找給完工經今九年之上日復坍塌據委錢塘  
縣典史袁溶查得本祠內堂三間坍塌大半正堂三  
間三角損壞頭門三門上面坍塌又一間半原係估  
脩未完左右碑亭倒塌週圍墻垣坍塌二十五丈堂  
後捲蓬左右廂房小祠堂以後三司府縣廳共九間  
俱各樑柱桁條川枋椽木等項朽壞俱應脫換脩飭  
等因為照于肅愍公精忠偉節著在 國史天下人  
人知之亦人人能言之今其祠宇年久損壞有司之  
責也相應速為脩葺合無備行該縣掌印官親覈查  
估分別新舊續冊議估查處堪動價銀給發興脩完  
固不許仍前稽延以致旋脩旋壞庶亦無辜 國朝  
建祠報功之典等因備申到道據此該各道會看得  
故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謚肅愍于謙忠義天值韜  
鈴神啟禧帳之地躬撫綏者一十八年筭路之勞環  
周晉者三千餘里晚膺 簡命入佐中樞當 六飛  
北狩之時或群小南遷之議泥馬為之汗踵銅駝幾



於蒙棘物情一變大事欲非而謙以片言立折其奸以百口誓定其決訂謨既協睿聽始回九鼎屹乎如山萬姓因之奠枕逮羯胡之充斥屬郊原之震驚而謙復躬擐甲冑親冒矢石溫言拊循士如挾纊振臂一呼瘡痍盡起雷霆所擊腥膻頓空然後推轂賢才蒐補軍實羽檄旁午動中機宜尺書所臨咸驚廟筭以故羅施鬼方之域牂牁夜郎之黎雖叛者九起而蕩平相屬自昔已已之亂以至於今已已之治蓋一百二十年宗社永肩辰極長拱未必非謙之力也謙有貫石噓虹之忠而不能保要領有補天浴日之績而不能澤後昆擬報睽於汾陽論功優於鄂國旌典粗備榮施未深廟貌漸隳墓木幾赭伊嗣孫于嵩雖非血胤猶奉蒸嘗其見任指揮同知又係伊兄軍亡加陞當查加陞事例止該一級所陞職係納級者恐當例革致使勲賢之後僅同偏裨之遺祿位卑微勲業損耗時虞柱玉有忝箕裘夫靖遠之誅一土夷新建之平一藩府並乃分茅仍容延世謙之偉績抑何寥寥且所定庸愍二義曰剛德克就曰正已攝下曰在國遇難僅舉疑似之稱殊乖揚勵之典竊謂謙於危身奉上之忠有功安民之烈內外賓服之正純行



不爽之定宜擇二義以風有永遠則岳飛武穆之改稱忠武近則時勉文毅之定謚忠文謙於二臣實為無愧今天運二週邊塵屢動苟於謙能有所裨異播告中外握樞死綏之臣不唯上明國典抑足下鼓士心其為裨益殊非淺小職等叨從攬轡之末不勝執鞭之慕為此具呈伏乞照詳轉奏將本官祠堂墳墓特加脩葺查伊裔孫應襲指揮僉事上量加陞指揮使等官職銜并照先朝祭酒李時勉及近日少保石瑄事例改賜美謚一體施行

舊病攻中不痊懇乞轉為題請放歸田里公

移

照得本職年四十三歲先任山東按察司副使於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內奏為患病危篤懇乞天恩放歸田里事吏部覆題准致仕隆慶元年六月內南京科道等衙門題薦該吏部覆題奉

欽依起用隆慶二年三月內吏部題為缺官事奉欽依補授前職隨因得患痰濕等病奏為患病不能赴任懇乞天恩仍舊致仕事復奏為中途病患日深不能赴任乞恩放歸田里事吏部先後立案核文督促赴任間適因前病稍愈期限已迫勉強於本



年八月二十四日到任繳憑訖本職素慕名位幸遭  
清朝拔自覆盆授之鎖鑰亦欲砥礪職業以圖進取  
偶於十月初一日歸自官舍薄舉私嘗忽念先魄尚  
滯淺土老母徬徨總惟形影相吊耗音久絕而職忝  
被冠服坐糜廩餼托跡吏民之上濫與豪賢為伍進  
蹈宰我汝安之誚退深賀循惟谷之痛中夜歔歔起  
立待旦遂致胸膈壅滯痰悶干嘔前症日見深重即  
擬具疏陳情乞休歸里緣時下秋防緊急本職見於  
錦繡堂等處住劄只得扶病選練兵卒料理文書今  
羽檄少稀解嚴在邇而職上膏下盲俞跼莫措跋胡

彘尾狼狽難支於時論為棄人於大造為長物即今  
明旨振刷中外選核名實使職竊祿益深則負恩益  
甚且 國家縱急才亦何必舉所不易塞之任於素  
所不能之人又拂其所不欲之情而深其所必不愈  
之疾乎為此具實哀懇呈請伏惟本院垂照大則為  
三輔憂禦圍之托細則為一物恤溝壑之私特賜轉  
為 題請查例致仕職未死餘年實拜大賜不任迫  
切祈望之至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史論二十篇

太公

管仲非太公儔也。然而吾嘗為之說曰：為管仲難為太公易。夫何以言太公易也？文王之聖而有天下三分之二，武王繼之，紂之霄失天下三分之二，而其亦且心叛矣。即無太公，商寧不周也。無太公而周畢閔散之輩以將紂師，不倒戈乎？否也。故曰：無太公商

舟州山人稿卷之二



寧不周也。夫齊桓中材王也。管仲以羈旅之匹夫而為之相。屈高國世卿之威。而惟吾使。北攘狄。南懲楚。彼方疆武整一。以方張之勢。而我率孱諸侯以抑之。而若承蜩。此非有過人之材不能也。吾故曰。為管仲難。為太公易。夫太公非直易也。凡太公之所為。多陰謀秘術。見於金匱六韜諸篇者。先儒以其異於道而斥之。以非太公作。不盡爾也。夫齊之後。強於魯。而益遠於道。誰使之。太公使之也。故孔子津津焉。推仁於管仲。而太公之不及。抑不特此也。武王之滅商。若畿內畿外之國。以封同姓及功臣。凡數十。彼其君豈盡狗紂於霄。若飛廉惡來者。蓋歸附之稱。後則滅之耳。夫豈亦崩角而就服者哉。凡武而稱無戰。則周畢功也。太公不得稱功臣。太公而稱功臣。則不得不任術。太公之任術也。與武王之為武也。夫子知而隱之。若宋儒則以為無之矣。

季札

余每讀宋人語。謂季札之才。近伯夷。未嘗不為之失笑也。季札而似伯夷。誰不知者。季札蓋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夫以諸樊之為長焉。而讓夷。祭夷。昧之為仲。為叔焉。而讓即中人亦勉能之。夷昧沒而猶



讓則非中人所能也。彼見夫吳之俗狠戾而好戰，日  
尋楚之干戈，而僚以貪復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詬  
之資，左右焉。其人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  
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鬪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  
身之不恤，而何有於國？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彼  
二人者，感札之予立而不忮，安札之無欲而不疑，以  
其屬尊而不之逼，而札始得為札矣。彼吳之亟亂而  
亟定，數衄而數勝，若無札焉，至百歲而猶能將師以  
救陳，尚猶以老氏之道待楚，雖以夫差之好勝而弗  
之責也。夫差之將亡，吳天下之人皆知之。札聽樂而  
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默無一救乎？彼  
不欲以其身殉鴟夷也。伯夷則不然，其為夫差之叔  
父也，必為比干。吾故曰：季札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  
用之者也。

藺相如

藺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為信也。夫秦  
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  
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  
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  
兩言決耳。柰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



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城出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秦城出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詒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辭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予璧也。今柰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今秦王怒而僂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若其勁澠池，柔信平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存趙者，天固曲成之哉。

魏公子無忌

當七雄之末，諸善戰者以法歸，吳起以智歸，孫臏以巧歸，田單以勇歸，白起及廉頗、李牧而公子無忌不與焉。彼公子者，以為卑虛得士，急於收名而稍見其實，差勝於孟嘗平原、輩爾，愚以為善為兵者固無如



公子者也。吳起孫臏之時，秦固未甚強，而田單之所摧則騎劫，頗則栗腹，而牧匈奴也。白起用秦師以攻諸侯，固無有不糜碎者，是故白起用勁者也。吳起用治者也。臏、單、廉、李乘瑕者也。若夫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卒，馘趙人四十五萬，而壓其城，城且旦暮下矣。公子雖竊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嘆嗒懦將之所教，而恫脅不振之餘也。又縱其父兄獨子以歸者，貳萬人，外若削弱其形，而內實有以一八萬人之心，而振其氣，偏師直入於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乘堅而為瑕，轉弱而為勁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伐魏，其志已無魏矣。魏且暮亦唯有下耳。三十年，公子以二使致五國之師，而其人又皆恫脅不振之餘也。國五其將，將五其師，此非可以頃刻聯合也。公子率而大破秦軍於河外，走蒙敖，乘勝逐之至函谷關，而不敢出，此其聯散以為整，轉弱而為勁者，又何如也。公子不死，魏幾不亡，萬金入而晉鄙之客之間行，公子知飲酒近婦女之足以傷生，不欲以生為秦虜耳。愚哉魏王之為秦亡魏也。或曰：公子非善兵者，公子之客善之，是不然。公子破而未聞其客能西抗秦者也，且客善兵亦唯公子善用之。韓、淮陰之



今州山人雜著卷之五  
驅市人戰也。高帝之將將也。公子亦在義矣。其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有以也。

### 高帝

高帝之斬丁公以為後世為人臣懷二心者戒也。人許之能懲一而戒百。此言非也。帝之取天下孰非用間納叛以有之。而其在麾下自豐沛初起之士外孰非諸敵國之臣妾而獨丁公稱區區二心也。且帝之窘果丁公生之不宜悖德也。其以為人臣戒者亦非帝初意也。帝方滅楚以號令諸雄王威天下而丁公首著其阨故醜之既僂而為此名以掩也。吾何以知其然于紀信得之。帝之諸功臣孰有大於紀信者。毋論忠也而帝卒不錄何也。即無後侯之可也。即不侯祠之可也。而不然者。旌信而成其成。臯之降也。非史幾乎泯矣。故其於信也。恥之變而泯者也。於丁公也。羞之變而怒者也。若季布則必欲誅之。購之久而魯朱家始以間投滕公。脇帝以北走虜南走胡之說。而後赦耳。非賞布節也。丁公固當誅。吾獨惟夫帝之誅不以道而不攷古之士。妄為之說者。

### 周亞夫

漢將能持重決勝無如條侯周亞夫。其為相侃侃識



大體賢於申屠嘉遠矣。父勃亦不如也。然而亞夫之下獄，其禍不在於持后兄，蓋侯封而在不救梁始。夫梁天子之介弟也，而太后愛子也，其左右習於口，必能為百端以讒人而使之信，而自太后入讒，必能深中帝之諱而不使人覺，母亦以條侯畏七國重諉梁，以嘗之而為向背地進耶？不然，破吳楚亞夫功最大，不益封，即諸將亦無封者，而梁王以拒吳，江都王以請封，吳俱賜天子旌旄，出入警蹕，竇大將軍監滎陽，兵封栾太常布從下，齊趙封彼，其論計勲籍寧能一二乎？亞夫也太尉之遷丞相，亦以貴極無所踰，且中外之望歸之耳，非必帝心內善之也。又不然，為丞相三歲而下獄，下獄不食數日而死，帝無毫髮留意者，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夫以晁大夫周丞相臨江王皆帝之股肱肺腑骨肉，一旦而棄之，若承蜩，帝真少恩哉。籍令其勞細柳軍，亞夫且坐扞詔，不大敬誅矣，安望其貽之後也。

魏相

終漢世而稱守成之宰，則無如丙魏。其奉職見功，吉若不能及相者，而其人則猶之乎薰蕕也。當博陸侯之下，相繫雖其心以相逐，故車承相武庫，令為不長。



者而實用告賊殺不辜事法之非以私也本始之代  
天子拱手而唯大將軍之為而相以刺史高第入為  
大司農又以大司農高第拜御史大夫誰為用之博  
陸侯用之也侯以地節春歿而大夫相以夏因昌成  
君許廣漢極言世卿之橫譏切霍氏遂得入給事中  
去尚書副封而功顯君之邪謀始發矣相蓋窺帝之  
有疑憚於霍而借以脩其郤也夫以博陸侯之忠與  
安社稷之勲猶將十世宥之而不能保一髮亂之血  
胤安在其為漢德哉博陸侯之族誰為族之相族  
之也趙廣漢材臣也其窺見微指而剪抑霍氏與相  
同之乎為博者也夫以一九卿之末按魯承相私事  
欲以自救而誅之固當然不有潁川京兆之績可必  
贖乎哉京兆尹免而承相不以為望而救之帝必  
為感動京兆尹免而承相之德益宏矣廣漢之誅誰  
為誅之相誅之也宣帝之治漢選用賢能吏覈名實  
國富兵強威加於四夷固相之材有以稱之然而陰  
廢漢之元氣開倖戚之路以孽哀平之亂者相亦不  
能無一二也若夫寬博長者以不德收德則吉恢乎  
有餘地矣

昭烈



說者以昭烈取劉璋為孔明之罪或曰孔明未嘗入蜀也蓋龐統謀之也或曰昭烈之入蜀劉璋迎之也至蜀而後有疑乃始成師焉愚以為不然劉焉者雖帝宗也而不臣嘗為乘輿服御物絕貢賦矣曹氏欲挾帝以討之而力未及劉璋之嗣有地也非漢意也其入蜀也以迎其用兵也以郤何傷乎且是時荊州半與吳共之其勢必不足以立國有蜀而始可存漢之緒而進足以討賊愚以為孔明即與謀可也且取天下與存天下者異存天下不得已而權以濟之猶勝於迂而失天下者也昭烈之不殺璋佩其將軍印與其財物而使之居公安處之善者也

關羽

關羽之失荊州以為羽之失余以為非羽之失而昭烈之失也昭烈之失在委羽以與操角而不為之後繼也其不備吳則次之夫操猾虜也割天下之三垂而以戎馬據其吭羽雖勝獲于禁七軍能保操之不自至乎操至羽保其能勝乎即勝能孤軍乘而深入乎不勝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是自縱敵也不勝而不可以退是委羽敵也俱非所以有荊州之道也當是時昭烈或自出或以委孔明翼德率三萬之



衆而駐荆襄為羽聲援羽進而可以籍其威而脅操退而可以有所就而不壞散隱然奪蒙遜之狡謀而江陵固於太山矣夫以招烈之明孔明之智而計不能及此孰非天也夫取襄樊而因以比掩洛東蹂許其賢於箕山斜谷不百倍哉故曰天也

### 陶侃

自陶士行歿而梅陶與人書謂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而慕史者略節其善而稱之遂以為江左之巨擘吾以為士行知為名鎮將而已殆不知有晉也當處仲之作逆也士行雖失職居廣州

然所部不乏軍食且負嶺海之固坐視其先後之兵起而進不聞一言以相阻退不聞與譙王苻卓之盟以掎其後假令處仲遂得志始與當為司馬孚而士行不亦為孔光王舜乎蘇峻之難京師已失守矣當號哭而勤王以死誓討賊可也而乃以不預顧命為恨其拒溫平南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士行何官何寄也而稱越局茲何時也而尚恨顧命之不預哉兵既發而復追之還食有餘而不肯貸太真至動義旗迴指之說然後勉強以趣事僥倖而成功耳假令太真欵郗氏伏峻亦遂得志而勸進之箋亦可自荆



州發乎亦遂可為峻之孔光王舜乎或若劉石之分  
王乎吾不知其所自處也史稱其有異志以夢折翼  
祥而止又稱其瓌瑤玕異富於天府寧盡誣哉凡士  
行之所為治治于其所自有之地而已其有功於晉  
者僅居一焉而又不純唐之李臨淮亦類之臨淮之  
功大於上行而不能終其勸王忠嗣之行賂與激史  
思明之叛蓋可以窺其所以不終矣吾嘗謂是二公  
者稱名將可也稱賢臣不可也

符堅

符堅之伐晉其勢在必尅而當時中外智勇之士未  
有不諫而阻者何也其識在堅下也堅之所以敗者  
一其不知勝道者一失關中者一而伐晉不與焉堅  
不當在行人主而在行將帥不得展其用而內顧重  
所謂萃三軍之良以攻王一敗而師崩師一崩而天  
下之心盡搖一也堅又不當舍荆而先壽春夫桓冲  
雖忠而闇懦非謝玄比也堅既已取蜀有襄陽則荆  
州之膽奪矣陽平率張蚝竇衝之輩以二十萬而萃  
於荆荆必破桓氏必覆桓氏覆而謝氏之膽奪矣然  
後長樂率慕容皝之輩以二十萬分擣長淮之南  
以綴謝玄而陽平用王濬故事以舟師徑擣建業未



有不舉者也堅不出此而以百萬之師付之於一擲其不知勝道一也堅又散氏於中土而留鮮卑及羗於肘腋之下然猶未也呂光伐西域而秦涼之卒十萬西矣堅伐晉而宿衛之良數十萬悉東矣堅敗而關中之所以為衛者無幾矣夫是以慕容叛而鮮卑之在秦者蜂起而應之羗亦從而訐焉不踰歲而國滅雖堅之失策亦孰非天也天下割而為二比之併南若三而未有不先下荆襄者也王濬之於吳伯顏之下宋皆由江而達者也雖以賀弼韓擒之捷亦楊素之取上游有以制之也堅以六十萬而潰亮以六十萬而弑魏太武之號百萬雖入六州而士馬死者過半信乎不利人主哉若堅取晉而以仁義守天下後世不得不以正統歸之夫豈惟晉隋又寧在唐下也夫晉伐吳而同者僅羊祜王濬杜預張華四人耳寧可以成敗論哉

袁粲

袁景倩抗節而死於石頭史稱其簡淡平素而無經世之才身居劇任不肯當事閒居高卧門無雜賓故及於敗而裴子野之論之亦曰景倩民望國華受付托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處變蕭條散落危



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之裏出萬  
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余謂景  
倩誠名義士也其才固不足言雖然凡其所以後之  
不能振者皆其獲全於猜暴於也當恭始之末湘東  
之伎益甚以建安之勛親王景文之

不免

景倩苟自強勵為援接而收物情當其時亦且  
罌之賜矣觀景文表解楊州湘東報曰人居貴要但  
聞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載位不過執戟權充  
人世今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  
為令居之不疑人情向粲澹然亦復不改此乃粲之

所以為全者也凡始之所以全皆其後之所以不  
者也雖然居上宰之位當毋憂則解職不以勢奪情  
聞桂陽之變則扶曳入殿墨曹策騎不以私奪公承  
蒼梧之難則出鎮東府陰謀討賊不以身奪節至於  
臣死忠子死孝為粲者亦可以無愧矣蓋其伯父淑  
嘗事逆劬於東宮弒逆之夕以不從見殺贈太尉謚  
忠憲天下歸其節而至於粲乃獨施異議焉夫粲不  
死不失作謝朓而淑不死乃作肅斌淑之死亦寧能  
如粲哉

魏徵



自程叔子之以為玄成之事唐太宗與管仲異而紫

陽因之曰管仲有功而無罪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

叔子又曰管仲知非而反正聖人取其反正也愚以

為此皆不熟於史之過也按左史襄公立無常鮑叔

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杜預註小白僖公庶子至亂

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預註曰子糾小白庶

兄也太史公世家襄公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次

弟小白奔莒小白母衛女也然則糾與小白俱僖公

之庶子而糾為尤何以不當有管仲何以稱知非

而反正也且身傅子糾與小白戰以競齊不勝而死

之何辭也夫子以攘夷尊周之功大而不責其死曰

仲傳也猶可以無死至玄成之為隱太子宫臣則

不然高帝命之也當是時可以遷而為他官或下移

而為秦齊之國屬且而事太子夕而去之非委質從

一者比也始玄成之與隱太子謀也不過以秦王勛

重有奪嫡勢勸其立功以身安而已玄武門之喋血

玄成固未嘗身與其事若仲之射鉤也秦王正東宮

而以高帝之命召玄成玄成可以無死矣然則管仲

之於玄成俱不得言無功也仲為大玄成次之亦不

得言無罪也玄成為小仲甚之雖然玄成嘗從李密



舟州山人稿卷之二十一  
歸唐而為秘書丞已使黎陽陷竇建德遂為建德之中書舍人矣而獨責其死建成何也故吾所以輕玄成於管仲者以事論不以人論

### 武曩

自天地闢有君臣而中國之臣妾身為篡而身失之者有三羿浞已耳新莽已耳周武曩已耳其以女主而男號者一亦曩已耳羿浞不盡僂妣氏莽不盡僂劉氏故天下卒歸於妣劉氏之嗣若族而曩不然也其殺唐諸帝之子孫殆盡而後革命殺唐之良士大夫及其子孫之五而後革命革命而又殺唐士大夫其子孫之十九諸凡為曩之公卿大夫非其屠剝之餘若羊豕之垂鼎俎而後解縛者則亦其屠剝之餘之裔也非身為唐臣食唐祿者則亦其臣與食其祿之裔也朝而入朝其冕黼而居其上者一嬖人也又其故主之讐也其弁衫比肩而相揖遜者非女主之淫僧與淫少年也不然亦其女主之屠人殲宗室賢士大夫者也然是時公卿大夫相率而為之臣而不之耻何也其它魏元忠婁師德之徒無論已賢如狄仁傑才如姚崇節如宋璟而皆為之卿相宋儒之筆嚴於霜鉞斷斷焉齧散吏之楨雄與故僚之王魏而



於是諸賢者畧不之及又何也野史稱仁傑有寡姊  
老而貧仁傑嘗過之為設濁酒麥飯其子自外獵歸  
以一兔肩供仁傑曰姊老矣而仁傑幸居相位柰何  
不及某在而使之仕姊曰吾有一子不欲其事女主  
乃慙而退嗚呼孰謂宋儒之識而不及狄氏姊哉

牛僧孺

吐蕃悉怛謀以維州之衆奔成都西川節度使李德  
裕遣兵據之事聞宰相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萬  
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彼若乘責曰何事失信養  
馬如川上平涼阪萬騎駁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

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用之上  
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用偕  
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司馬光  
曰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似也以害言之則維  
州緩而關中急此言悞矣僧孺險人也惟德裕之是  
阻而不深為國家計以信愚播紳而以利害愚人主  
司馬公迂儒也為僧孺愚而不覩其時勢之緩急夫  
吐蕃一入長安立偽帝數蹂畿甸而悉掩我河西北  
庭之土地人民而有之其禍幾與唐相終始清水之  
盟血未入口而伏兵已發於帳外彼之請盟於長慶



也豈有所慕於中國而事息兵耶夫亦南困於南詔  
北摧於迴鶻力不支而後盟也彼其能以萬騎綴回  
中而責我何所事盟亦何必假維州以為兵端彼力  
之不足不得已而事兵於維州德裕固任其能角之  
矣即不得已而歸維州以示信則可柰之何縛已降  
之將卒而使之甘心焉傷天地之和示中國以弱也且  
夫悉怛謀之歸也德裕以出境之法受之矣受之而  
復反之是何求信於吐蕃而不信於悉怛謀也為唐  
計者以正告吐蕃曰吾無所利於彫甲弱弓之士天  
子仁慈不忍使一物之顛濟以歸爾則不能令而廢

法而法行是我陷人於死也今投之不毛之地以示  
警如不可則曰安西北庭之中國人者數十萬能歸  
我我亦如之吐蕃喜於得地而憚於兵端必無它也  
庶幾可以無廢仁而全信或曰然則金完顏主之不  
受任得敬趙位寵降非歟曰是何可同日語也夫夏  
高麗金為不侵不叛之臣也權臣乘其主之弱而  
以地之柰之何其受之若悉怛謀者謂之嚮化可  
也

李綱

宋白靖康而後稱相者庶幾李伯紀為巨擘焉雖然



謂以伯紀之用舍而卜中興之濟與否非吾所敢知也當幹離不之南下也都城之必不可棄夫人而能知之而是時舉朝皆嬖女穉子也皆宣政之所乳哺而伶蓄者也天子欲一旦而棄吾百歲之宗社而委其子女於虜伯紀獨奮而請守之都邑之人心不在他将相而在伯紀明矣天下勤王之師日至而幹離不以孤軍深入而不得決乃縱其從容以歸而不乘其欲而掩之此則諸將相之罪也命伯紀為宣撫事固已去矣然三鎮猶未盡下也伯紀致命遂志之日也下抗詔而不出一衄師而求罷其在漢法能逃死

乎及召相而首以誅張邦昌為去就尤非策也邦昌一死骨耳其人不足道然金人立之而不為請紀綱之卒金人退而從其大臣以迎康王其跡猶未叛也留之以招夫北屬之將帥士大夫猶不足而必誅之誅之不足而又脩執以僂疑似之宋齊愈遂使劉豫僂然中原吏民之上以甘心於我而忠節如張孝純者俛首而為之輔豫固籍口於邦昌而孝純有所懲於齊愈者也且宋之有天下久矣非於君臣之義尚未明也而汲汲於誅邦昌者何也當虜再入而伯紀在汴汴亦破虜入維揚而伯紀在相高宗亦必走凡



宋之所以絀伯紀而不用者皆所以全之也夫汴被圍矣而士大夫方汲汲於辨程頤王安石之學術與孔門之從祀於乎宋之不卒復中原豈盡小人罪哉

### 岳飛

昔人有以岳武穆朱仙之役奉金牌十二班師為恨者且謂武穆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可以報讎而復中原則非也凡可以用出疆之命不奉詔而進兵者其勢足以制內者也勢不足以制內而為之必敗勢足以制內而為之雖成功非純臣也有如武穆不奉詔而進兵檜以尺一削武穆官使一部將代將之而歸何以自處乎疆敵乘於前而嚴修迫於後是非徒敗身也且敗國夫非獨義不順也武穆雖強兩河之兵雖響應勢亦不能獨舉何以言之兀朮者亦慄悍猾賊人也女直之重兵尚聚於燕雲之北而未盡發也武穆入勢必用韓世忠張俊之軍為之左右犄角劉琦王德以嚴巖之卒後勁吳璘以秦蜀重兵出劫其西援而後金之膽奪而中原可全復今詩自一時奉詔歸而武穆以孤軍深入情見氣攝而虜悉其全師以萃我勝負之機固未有所分也夫武穆可以復中原而不使之復又使之必不復是故志



士仁人所以深痛恨於高宗也

### 高宗

高宗之所以信秦檜而必欲和者非檜之術真足以動之也謂高宗之不欲二帝歸者亦非情也當是時政和帝殂矣用兵不已淵聖必不歸即歸而帝不解以一虛名居之別宮耶凡帝之所以信秦檜而必欲和者有三而茲不與焉一曰志足二曰氣奪三曰中疑曰志足者何也夫帝故康王也天下非有變而帝不過一使相奉朝請終其身足矣今雖稱臣金然猶人主也雖失中原然猶有天下半也彼重視其所

有而恐失之者足於其所為者也且以其所不得者非其所素有者也曰氣奪者何也大梁之請和也與磁州之南馳也維揚之霄遁也明州之汎海也岌岌其身之不保者數矣夫身之不保臨安之不敢有而何有於中原帝之所憂者非二聖之不還也憂其以身為二帝從也曰中疑者何也苗劉變而帝之心不敢以盡付諸將矣是韓張與岳三將軍其兵皆重於京師而秦檜以和之說進立奪其兵而易置之帝之安不安於和而安於三將之失兵矣彼其輕於廢韓而易於侈岳者皆此意也凡言不欲二帝歸者皆深



惡高宗而文之罪者也嗚呼高宗誠可深惡也自建  
炎而至咸淳百餘年來其真可以恢復者獨此時耳  
完顏亶弱粘罕死大將之可以戰者僅兀木耳非岳  
飛敵也撒離喝烏祿非韓世忠劉琦是隣敵也海上  
之女真其覆燕傾汴者漸以瘦老中原之子弟則猶  
知有宋德也而我之兵方驟振而其整不於茲時復  
而誰復哉夫大定之治治於淳熙而浚之才又不能  
過僕散揆紇石烈志寧孝宗有志而不獲時帝有時  
而不見志若開禧以後且厭厭為人役矣嗚呼天哉  
嗚呼天哉

文天祥

談者悲文信公之忠而惜其才之不稱也余以為不  
然夫信公非無才者也當咸淳之末天下之事已去  
而信公以一遠郡守募萬餘烏合之衆率以勤王而  
衆不潰此非有駕馭之術不能也丹徒之役能以智  
竄免間關萬死而後至閩復能合其衆以收已失之  
郡邑而所遣張汴鄒瀉遇李恒悉敗既再散而再合  
矣而舉軍皆大疫死者過半五坡之役復遇張弘範  
以敗凡天祥之所用將皆非恒範敵也元起朔漠以  
力雄海內外滅國四十殲夷女直以至宋宋自朱僊



之後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北馳者元舉太山之勢以壓宋卯而信公欲以單辭驚身鼓舞其病頹弱息以與育育中黃之徒抗蓋未接刃而魄先奪矣雖有韓白未易支也故信公之數敗而能數起吾以是知其才其數起而數敗吾不謂其才之不稱也凡閩僧之告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方外備顧問之言毋亦餒乎然此非公之志也留夢炎之不請釋公雖以害公其為知公者矣即不殺公而公竟以黃冠終不可也即公不以黃冠終而有所為必敗敗而死於盜賊之手以殲其宗而夷趙氏之裸將亦未可也然則公之為宋書矣其亦可以死矣故曰閩僧之告僧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

粘罕

自古夷狄之得志於中原者毋若金而金之所以得志者則皆粘罕為之也其速於取遼而緩於定宋皆有說蓋其類也雖有城不善守而以野戰為務故金得以其長而用之一再勝之後而舉之如破竹宋之大漠而南長江而北其為名城者數百千其不能戰而能守兵民之繁夥蓋百倍於遼而不已也金



宋史卷之百一  
世宗皇帝  
之初起其女直腹心之衆不滿萬人益以渤海靺鞨  
雜部更五之而已爾破大梁之後留兵則有所不能  
取河南北之後分戍則有所不足惧其情之見而勢  
之屈也故盡輦宋之重寶百工士女以去而以其地  
輕棄之張邦昌劉豫而不之顧彼非誠棄中原也借  
其為之力而捍宋也彼聚其重兵於燕雲之際而遙  
為之聲勢有警則分道而下用其國之衆而無所不  
攻事已則歛兵而歸安之中國之逆臣而無所不守  
俟其勢之定人心之稍安則加之罪而廢之而後江  
淮以北始晏然而為金有兼燕罕之初策以西舉夏  
定關陝而後遣師渡江以追高宗其意謂夏可暮月  
而下也舉夏則肘腋之患除定關陝則右臂之援絕  
粘罕不死宋之為宋未可知也夫粘罕一小虜耳取  
燕下汴算無遺策涸宋之府庫而不與其富建策立  
太祖之冢嫡而其主不能奪使金之吳乞買得賢於  
宋之太宗噫孰謂胡無人哉

宋史卷之百一  
世宗皇帝



兗州山人稿卷之百十

世經堂



